

CHAO FOON 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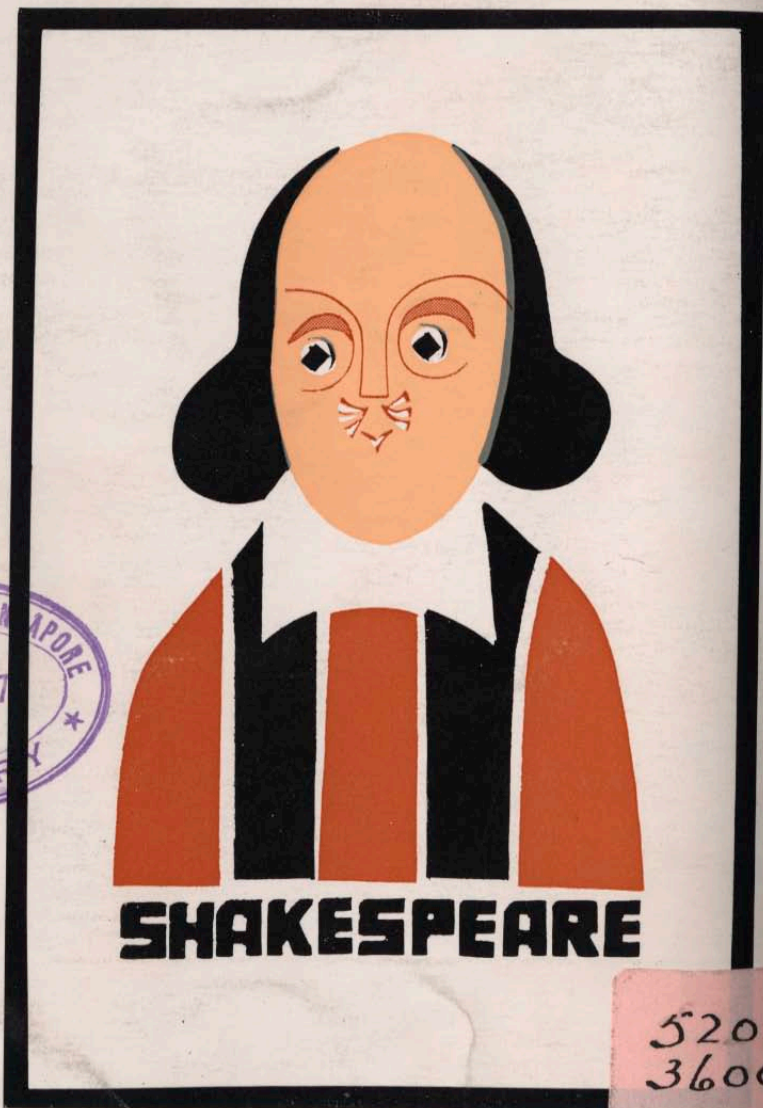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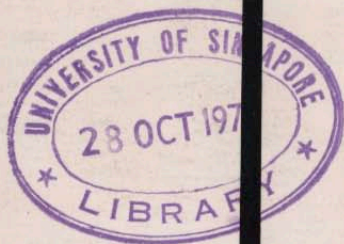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

214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

OCT
970

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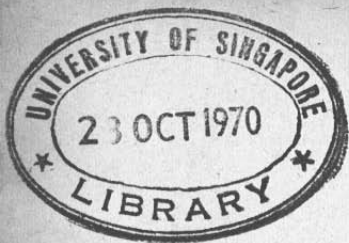


5201
3600

莎士比亞(鏤版畫)

歹羊作

5201
360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周 喚
 白 姦

214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十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OCTOBER 1970.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一四期 目錄

封面設計 ○ 編輯室

散文

陌生人 04 尤 妹

我為何不再憎恨莎士比亞 07 羅炎譯

小說創作

大減價 11 袁 曼

戲劇創作

意料之外 19 姚 拓

雜文

四大皆空 30 黃潤岳

蘇聯小說翻譯

一個濕熱的夜晚 34 小禾譯

詩創作

老印度花販和花 39 李 蒼

被除籍的 40 孟仲季

暮 44 艾文

評論

論近期的蕉風 46 也斯

尼金斯基專題

尼金斯基日記 47 陳瑞獻
郝小菲譯

關於尼金斯基 61 陳瑞獻
郝小菲

序中譯尼金斯基 73 郝毅民

名著選譯

尤里西斯 79 完顏藉

風訊 93 編輯室

尤妹

陌生人

夾道楓樹遠去，一路暢快的談笑也消散了。

我們抵達了山下。

是分道的時候了，向身邊的你揮揮手，沒有一聲話別。

火車駛進夜霧。

河對岸一片燈火。

滿天繁星。

很美，不是嗎？

一顆顆孤立的星點散在冷冷的黑暗裏，我會爲這難過。那些小小的、泛着微光星子，其實不小，也不弱；祇是你離它較遠，比亮一點星子遠。

人不是這樣的嗎？各個人生活在各自的世界，人與人間的情誼，濃也好，淡也好，都有縮不短的距離。

我說，人與人的距離永遠存在。你頗不以然。可能我們中有一個人錯了，也可能都錯，也可能都對。但，你敢說：我能完全了解一個人

？人是不定型的。他隨時吸取，隨時變化。變化中產生了隔閡，人用這個隔閡造成尊嚴，又用他的尊嚴護着自己。於是距離拉長了。冷漠似霧，模糊了人與人間的視線，有些認不清了。在一團霧中，雙方都知道對方的存在，可是誰也不敢向前跨開一步。是畏懼？是吝嗇？抑是漠然？

我會努力嘗試過，企圖稍稍縮短人的距離，像一支燭光沒有無數支聚會的光度溫暖，但，星子不移，人心不聚。我會為這難過。

畢竟，那段日子，那份情懷也都過去了。

又一次，我站在小丘，望脚下的燈火，離落的感情沒有了。最黃的燈光仍是一個個孤立的，意味着一個個不同的世界。為甚麼難過呢？為世界的離散？為人的不能合一？突然發覺，如果我站得更高，望下去，腳底是一片燈海，不再是黑暗中許許多多的孤零的個體了。

我難過，祇因為我狹隘。看不深、看不廣、看不遠。又因私我情感的作祟，我願慮到的祇是眼前的聚合，不會理會到遙遠的呼應。你看，第一個到蠻林的文明人，把人類文明帶了進去，於是人類在進步中又向旁拓展了。世界更寬濶了。

或許我們的想法同，着眼點有異。但你能以整體的「同」否認人心的「異」。我仍說，人與人間的距離難免，家庭如是，民族如是。這不是悲觀。你看，我並沒有說整個宇宙如是。無邊的大蘊藏着無數的小，無聲的靜息包含了多少喧囂、翻騰。我何不也按你的話加入我的意思說：無情的距離孕育了多少愛和關切。

看到了嗎？我們同源異流，但終歸滙注同一大海。

以為然否？人的距離畢竟比那鑲於無邊黑暗的星子要近多了。因為，人可以交換思想。能交換思想，這就夠了，不是嗎？

那麼，我們爭論甚麼呢？讓一路回程的顛簸抖落吧！讓那些摻有

草山嵐氣的話語滑入澗水，飄上楓樹梢。

歸家後，記憶中，祇有琤琮水响和碎葉的悉索。

不要奇怪，我底愛人！我喜歡飄忽、無牽無掛。祇因同路而聚，而歡談；又因各返向的世界而分離。

愛那散時的灑脫，這份灑脫祇有揮向你，一個偶聚底愛人。

JAMES BALDWIN 著

我爲何不再憎恨莎士比亞

羅炎譯

我必須想像，每個英文作家在某方面會恨過莎士比亞，並帶着一種厭惡的妒羨，規避他的驚人成就。

在我最反對英國人的日子裡，我譴責他是個極端愛國主義者；同時，由于我覺得一個黑人必須被強迫去搞英文是極爲異常的，——必須被強迫去攻讀英文以便懂得講它——我譴責他是其中一個壓制我的人。

再者，正如一些猶太人強烈與錯誤地怨恨賽洛克（Shylock）一樣，我對奧瑟羅（Othello）感到懷疑（他從黛絲蒂莫娜 Desdemona 身上看到甚麼？），對卡利班（Caliban）感到悲哀。

莎士比亞所描繪的衆多人物，難以言喻地壓迫我。這些人物的真實性是互相矛盾的，正如他們之無法解答一樣。當然，我痛恨我的純真受到攻擊。

我是薄情的教育的犧牲者，它使許多學生厭惡莎士比亞。然而，我也畏懼他，因爲，在他手上，英文已成爲最有力的工具。從此再也沒有人那樣寫作了，再也沒有人能够跟他匹敵，遑論勝過他了。

但是，我當時還年青，以致全然想錯了。我無法深入瞭解詩人的遣詞用字。我還記得，當我最後聽到「凱撒大帝」一劇中的謀殺場景裡的對白時，我感到多麼震驚。兇手們正以凱撒的鮮血洗手。凱西阿斯（Cassius）說：

那麼，蹲下來，浸吧——

在多少年代以後，

我們這個壯熱的一幕

將要在尚未產生的國度裡，

用我們所不懂的文字語言一再表演！

我第一次所突然聽到的很是繁雜。它是孤獨的、獻身的、受愚弄的凱西阿斯的聲音。在我看來，不管是過去或現在，他的一生從未真實過——我猛然間似乎明白這個時刻對他的意義；但是，在那聲音以外，我還聽到一種更加強烈與非人格的——同時也是現代的音響：那個充滿血腥與必然的愚蠢，以及盲目與必然的苦痛的「壯熱的一幕」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幕。的確，那個被人推翻的孤單無援的國家，也是這樣。這些人爲了推翻它，不得不培養出高度的專心一志精神。

這種我們認爲（爲甚麼？）是高尙的專一精神，更爲安穩地進行曲解與縮小一個人——甚至是由解與縮小我們大夥兒，或者特別是那些因需要與精力使推翻國家之舉變成無可避免的有必要與合法的人。

對我而言，此劇本——它並不一定是我最喜歡的劇本，不管這指的是甚麼。但是，它可說是我第一次發現到的劇本——含有一種可怕的因素，那就是它在自覺的、受愚弄的、理想主義的、或腐敗的個人野心與驅使個人和驅使群眾一樣厲害的盲目、衝動的情緒之間，殘酷地保持着不斷的緊張。

「我是詩人辛納（Cinna）……我不是陰謀家辛納。」——此種呼聲一直在我耳邊迴响着。而群眾的反應是：「他的詩糟透，把他撕裂！」然而，縱使你同辛納一齊怒號，並感覺到從他從國人手中興起而至滅亡，你也不可能憎恨群眾。或者，更糟的是，憎恨群眾也沒用。

因爲，在我們怒號與被撕成碎片的全時，我們是處身在罪惡與高尚的貯藏所裡，這在整個宇宙裡盡可找到。但是，此劇本卻沒有指出我們有辨別罪惡與善良的悟力，或者是此種辨別能夠更加清楚：

「做善事者籍籍無名，幹壞事者遺臭萬年。」

當一個人開始對這個世界產生這麼多的疑點時——當一個人開始懷疑時，那就是說，他不是無辜的，甚至永遠也不是，因爲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那麼，擱在個人與現實之間的一些自衛帳幔便開始隱形消失了。

我第一次對莎士比亞產生真正的瞭解是當我寓居法國，以法文思想與談話的時候。這可能是有某種意義的，雖然我們無法在此追述它。只因需要掌握一種外國語文，迫使我對自己產生出一種新的關係。（也就因爲我寓居法國，我才開始再讀聖經呢。）

我向來和英文過意不去，是因爲它沒有反映出我的經歷。但是，現在我開始對此事有另一種看法了。倘若此種語文不屬於我的，那可能是它的過錯；但也可能是我的過錯。而此種語文不屬於我的，可能是因爲我從未嘗試使用它，只是學習模倣它而已。

果真如此，則它可能被迫肩負着我的經歷的重担，如果我有精力向它以及向我自己挑戰接受那種考驗的話。

我有兩個有力的証人支持此種可能性：其一是我的黑人祖宗，他們譜出悲哀、憂悵的歌曲與爵士音樂；並在極端受敵對的環境裡，創造出一種嶄新的土語。其二是莎士比亞，他是最淫狠的英文作家。

我所開始明瞭的——特別是從我居法國，講法語時起——是：經驗形成語言，語言控制經驗。

法文的結構使我知道法國人的一些經驗與期望——這當然不是美國人的期望，因爲法國人每時每日所談的話題，是美國人根本不會談的。同樣的，我從小到大所學的語文當然不是標準英文。

豐富的經驗鍊成此種語言。它一向（並且繼續）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工具。它所顯示的期望，沒有一個美國白種人能够輕易地懷抱着。此種語言的權威性，乃在於它的坦直、諷

刺性、精密與節奏。這是影响我自己的語言權威，它也是莎士比亞的權威。

再者，當我專心地聆聽爵士音樂時，我總是希望有一天能把它譯成語言。對我來說，莎士比亞作品的淫猥性顯得異常重要，因為淫猥是爵士音樂的要素之一；它對肉體以及存在肉體裡的難以形容的力量，顯示出一種深切的、親情的與真實的敬意。這種力量，美國人多已失去，只有黑人才有，而我當時也被告知說有了它是必須感到羞恥的。

我和莎士比亞英文之間的關係顯示，它並不比我和我自己以及和我的過去的關係為差。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和我的過去便開始慢慢地顯露出來，可能就像鮮花在早晨怒放一樣，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就像瘦弱的肌肉開始動作，或凝結的手指開始解凍一樣。

最偉大的英文作家是從廣大人民的生活中找到詩歌的源泉。

若欲達致此目標，他必須通過愛去洞悉（此與明瞭不同）：凡是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也同樣發生在他身上。

有人說他所屬的時代比我們的還要安逸，但是我卻感到懷疑——沒有一個時代是安逸的，如果你是在那個時代裡過一生的話。我想這只不過是因為他在許多條道路上散步，而發現到它們，並將所發現的坦白相告。他的公路與私路，經常很神秘地與頑強地連結在一起；但是，他信任此種連結。雖然我以及許多人曾經（以後也將如此）痛苦地為一個美國作家的命運感到悲哀——雖然他是屬於有耳卻聽不到，有眼卻看不見的人民的一份子——但是，我相信，莎士比亞當年也是有這種感覺的。

問題只是他明瞭，正如我想我們都必須明瞭一樣，創造詩人的人民無須對詩人負責，但是，詩人必須對人民負責。

這就是他被稱為詩人的原因。而他的責任，也即是他的歡樂，他的力量，他的生命，乃是：擊敗所有的分類；爲了生之大謎而堅持下去，使到所有戰鬥複雜化；只要一息尚存，即爲那活在人類靈魂裡的強大、不可名狀與神化的力量作見證人；以及希望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以便當他與世長辭時，那些在碎石堆裡尋找記號或証據的人民——所有人民！——將能在那裡找到他。

大減價

清早，興隆雜貨店的小夥計阿韋在店門前掃地，偶而望了一眼對門新發雜貨店，赫然掛了一面丈多長簇新的花邊白布條，寫着七個斗大的紅字：「唐洋雜貨大減價」。

他略一考慮，趕緊奔入店內。這時李先生拿着面盆牙刷，正要到井邊打水洗臉。——李先生做了廿年的教員，現在改行做生意了，村子裡的人還是叫他李先生。叫他的太太先生娘。

阿韋走過去，低聲緊張地報告這件大新聞：

「真的掛出來了。」

李先生側了側臉，並不看他，蒼白而且略帶發胖的臉孔，顯得有點不高興：

「甚麼？」

先生娘正在起火煮開水，一面瞪着眼罵了起來：

「講話沒頭沒尾，惹神憎討鬼厭。」

阿韋一時沒有了主意，睜着眼說不出話來。

李先生不耐煩地又問道：

「甚麼東西掛出來了？」

「是……對門新發掛出大減價的布條。」

阿韋滿以為李先生聽了這消息會十分吃驚，因為前天他見李先生氣咻咻地從外面回來，怒目對着新發雜貨店，恨恨地罵道：「忘恩負義的東西，等着瞧，媽的，你去大減價吧！」他阿韋雖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自己老板不喜歡對門大減價是極明白的，但李先生這時只輕輕一縐眉，鼻子「氣」了一聲，並不說話。

阿韋於是沒趣地走出去。

然而先生娘却没有那般能耐，阿韋的話她自然聽到，見李先生不出聲，便不平的說道：

「他們算是甚麼東西，真的敢來搞風搞雨麼？我們在這裡是十多年了。」灶裡的柴火正旺，火光映着她的帶怒的臉孔，分外紅亮。

「我們開店的時候，他們還拖着鼻涕上學，現在要來……哼，欺人欺到頭上來了。大減價？我們做了十多年生意了，沒減過甚麼大減價？」

李先生刷着牙，牙膏的泡沫溢口腔，雖然對先生娘的話很不以為然，但這時候又說不出話，便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可惜她又恰巧背轉臉看不到。

「他們要大減價？好哇，來吧，去減吧，看你們關門，人家做生意是賺錢，是——是這樣的麼？是大減價的麼？」

她忿忿地將火鉗一摔，轉身還要對李先生再說甚麼，却一眼看見小女兒玲玲噙着嘴從房裡出來。

「哎喲，妳這麼早就起身了麼？洗臉洗臉，唔？洗了臉再吃麵包。」

「今天不上學，媽媽。」玲玲兩道小眉毛一縐，小嘴吧往下彎，便成一副笑喪臉。

「甚麼？不上學？」先生娘睜大了眼睛：「怎麼不上學呢？你不舒服？莫不是生病了？唔？」說着又急急去摸玲玲的額頭，覺不出異樣來。

「我沒有……我不要上學。」

「哦哦，妳又想逃學？哎，不成的呀，玲玲，不可以，洗臉，快洗臉吧。」

「我不要，我不要洗臉。我不上學。」

先生娘沒有法子，便對李先生說：

「你看，玲玲也不上學了，殺千刀的大減價，搬來不到一個月，就要大減價。我們做了十多年生意

了，怕他甚麼？哼，玲玲，不用怕，讓他們去減價，去關門好了。你洗臉吧！」
先生娘說得很有激憤，只是玲玲並不感動。

「唔……不要，我不要上學。」

李先生已經洗好臉，將洗臉盆重重地一放，隨即撇了先生娘一眼。

「我看，」先生娘乘這機會，放低聲音說道：「去跟大頭商量，一齊對付他，看他們還減甚麼大減價？」

「不要……我不要上學」玲玲嚷着，似乎要哭出來了。

「你不要吵好麼？」李先生誰也不看地喝了一聲。

先生娘和玲玲同時一愕，摸不清他究竟叫誰不要吵。但都不約而同地靜了下來。

李先生於是掉頭走出去，先生娘急忙搶上一步，說道：

「喂，喂喂，你這就要出去了？買茶錢呢？」

李先生脚步略一慢，手往褲袋一探，忽而狠狠地說：

「等下再拿。」

李先生走到店門外，只見阿韋站在屋簷下，背着手呆呆地望住對面的新發雜貨店，那面大減價的布條用一支竹桿綁着掛在柱上，迎風招展，格外醒目。這時候，新發的兩個夥計正在開店門，像窺探甚麼秘密似的不時向這邊望望。李先生暗暗咬了咬牙——好哇，雜貨店也來大減價，哼，分明是要跟我作對，要跟我鬥。但那阿韋却十分悠然自得，居然沒有他的事似的。

「你看甚麼？」李先生忍不住生氣地說：「有得分給你麼？」

阿韋吃驚地回轉頭來，才知道老板已經站在自己的身邊，便趕緊走回店裡去。

李先生瞪着眼，一直看着阿韋走進店裡之後，才慢慢踱到樂會居茶室，吃他的早茶。

這間樂會居在本村是輿論中心，傳播新聞，議論時事，都起自此處，而且有集會喜慶甚麼的熱鬧場面，往往也在這裡舉行，茶客雖複雜，却也有固定的一般人，如李先生，大頭等，以及四五個村裡頗負臭名的阿飛之流。

李先生走進茶室時，裡面差不多已經滿座，他往一張靠牆的位子坐下，再仔細向四周一看，本想見見面的大頭卻沒有來。

樂會居到底是輿論中心，新發大減價的布條昨晚半夜掛出來。現在便成了這裡的茶客的說話資料。李先生剛坐下，要的茶沒有到，便聽見旁邊桌子的黝黑大漢說道：

「住在我們三里洞的人，那個不買一輩子的貴東西？早就該有開像新發這樣的舖子減減價，益益我們了。」

「是呀，就說這樂會居好了，一杯咖啡，賣兩角錢，要是在絲布埠，從大茶樓到咖啡櫛，一律十五分……。」坐在黝黑大漢身邊的猴子臉說。

樂會居的掌櫃聽得這番話，圓冬冬的臉孔，即刻發紅，一直透到頭頂，連幾根稀疏的頭髮也似乎呈現了一點紅色，他裂開嘴，笑吟吟地把猴子臉的話打斷，說道：

「你要知道，絲布埠離開這裡十多哩路，你每日搭車去吃一次茶，哈哈，算起條數來，一杯咖啡怕不止十五分吧？」

猴子臉一時想不出話回答，只張着嘴傻笑，黝黑大漢却重重地將茶杯一推，那响聲使得掌櫃趕緊望了一眼，看有沒有碰破了杯子，然後冷冷地說道：

「一杯咖啡貴五分算甚麼，媽的，一件做工衫要貴七八角錢，一罐罐頭魚也貴三四角錢，那才冤枉，還有……。」他有意無意地向李先生這邊瞟了一眼：「鞋子，毛巾，那一樣不貴多三四角錢的？偏偏三里洞只有一兩個地方可以買，要不然，哼，你得花一兩塊錢車費。」

「是啦，這叫做『窮遇着挖』，越窮越見鬼。」猴子臉扁了扁嘴。

「不然，人家開店的怎麼能買膠園、私家車。」

「呵，嘖——嘖，真的。」

別的茶客又接着紛紛參加意見，話也越說越多了。

李先生沒有留心再聽下去，心裡十分不舒服，連猴子臉也要跟我過不去，以後別再想掛賬了，你們都去新發交易吧！……甚麼？今天大家都跟自己作對似的？莫非新發申通了這班人，要來垮我的台麼？李先生恨恨地想着，茶也忘了喝，一面又盼望大頭快些到來，這件事總得跟他商量商量，討個主意，何況，這裡除了他李先生的雜貨店之外，還有就是大頭的一間分店，現在添了新發，開張不上一個月就開大減價，與他大頭也有影响；雖然大頭在三里洞的只是一間分店，但在生意上終究有關係。

可是，大頭今天竟不來喝茶，也許昨晚並未在他的分店裡過夜。李先生一直等到猴子臉這班人先後

離開，便也只好回去。

店裡出奇的冷靜，擺賣雜貨的那一邊攤子，幾隻小蜜蜂在那堆阿參膏的上下打轉，使他聯想到「拍蒼蠅」的事，幾條乾鹹魚在破的木架上垂下頭，彷彿要跟地下的幾隻剝了皮、露着毛刺刺的頭顱的椰子訴苦，李先生看得有點心煩，可是，擺洋貨的這邊也並不叫人看了舒服，玻璃櫃上掛着的褲帶、拖鞋之類，沒有一點活意，絕無精彩。只有裡面挨着內宅的大橫架上，罐頭食品和汽水之類，八分整齊的排着，略顯出莊嚴的氣氛，然而，沒有一個顧客。

李先生轉頭去望了望對門的新發，哼，也沒有人，這使他稍為放心，但又猛然省起，這時候照例是不大有客人的。

三里洞雖是小村子，却包括周圍兩三英里內的幾個大膠園在內，算起來也有成百戶人家，不過大半住在各膠園的工人房，下午放工後才到三里洞走動。所以，就算新發掛了大減價的布條，整個上午，只有四五個顧客上門，而李先生却只賣去一支原子筆，還是那個從絲布掉來賣魚蝦的小販，遺失筆記賬才買的。李先生還十分鎮定，一心想着如何去對付那「大減價」的新發。

然而，一過中午，情形便漸漸改變了，人慢慢多起來，新發雜貨店雖然也沒有熱鬧的盛況，顧客却有一兩個走進走出；一個夥計站在門外笑吟吟地逢人打招呼。

李先生開始着急了，在店裡坐不是站不是，走進走出也不是，而阿韋這傢伙却不識好歹，坐在那裡悠閒的搖着腿，輕輕的哼着「今天不回家」，李先生看得發火，恨不得擱他幾下耳光。只是現在不像他做教員的時代，可以隨便打學生，更何況他又並非是自己的學生，不過是夥計。

「你發了癩了麼？你唱甚麼麼？一天到晚沒有聽你停過口。」李先生盯住阿韋，狠狠地罵道：「媽的……」

阿韋趕緊裝得嚴肅起來，而且覺得奇怪和不平，怎麼今天老板老愛罵人的呢？

時間接近傍晚了，這時候，三里洞的人凡是出門工作的差不多都已經回來；人們的習慣，大抵都在這個時候購買東西，準備當晚和明天早上的食物。三里洞一天的熱鬧也到達頂點。

新發雜貨店的那面紅字布條，飄揚了整天，這時似乎已經顯出了疲乏，雖然也還在擺動，却沒有了早上那樣的鮮明耀目，太陽下山後，又使它失了本來的光輝顏色。

而這種明朗光輝的色澤却開始在李先生的臉上映現，興隆的生意已經恢復了平常的模樣，一掃早上

以來的陰霾愁雲。顧客上門了，買米的，買油的，陸續進出。櫃台一疊疊記賬用的小簿子，一本本的分開了，又一本本的疊回去。阿韋也活潑起來了，不斷地吹口哨，偶而很不客氣的回敬客人一兩句，一展興隆雜貨店平日的威風。

先生娘滿堆着很傻笑的笑容，不時從裡面走出來，包包東西，或是監督阿韋記賬。

再看那新發，這時已經冷清的，只有兩個夥計在走動。

吃晚飯的時候，先生娘帶着幾分高興地對李先生說：

「玲玲今天真扭紋，怎樣哄也不肯上學，我看哪，還是請個阿嬌，每天帶她上學，省得天天哄、天天鬧。」

「唔。」李先生嚼着飯，一邊應道。

「還有，我又要時時跑出舖面幫忙，裡面的工作就沒有有人做了。我說哪，阿韋那小鬼頭不是個好東西。」說着，隨即往店舖外望了一眼，舖面跟後堂只隔了一道門，門又正對着櫃台，阿韋坐在那裡兩手支頤，默默想着甚麼。

「我早叫你另外請一個夥計，不要他了，你就只知道賣情面給錢先生，是他的遠親又怎樣？哼！有錢你怕請不到好夥計？那小鬼頭記賬時常寫錯，說不定就是故意寫少的，你就老愛讓他記。」

李先生只略略點了點頭，默默地吃飯。

先生娘忽而像發現了甚麼秘密，睜大了眼睛，看定李先生說道：

「喂，你看見了麼？」

「甚麼？」李先生莫名其妙地問道。

「新發大減價也沒有人去交易，現在樹膠無價，雨天多，又不是糧期，人家有鬼錢去買，哼，我看哪，我們不如索性起價，大起價，要鬥就來鬥好了，你怕有人會有很多現錢去跟新發交易？」

「唔。」李先生點了點頭，飯也吃完了，站起身，走到後門望了望，便慢慢向店舖外走出去，一面對先生娘說：「阿嬌不必請了，下個月我換一部新車子，自己送玲玲上學，省得請人麻麻煩煩。」

先生娘一聽見要將那輛還是八成新的私家車換過一輛新的，心裡高興得竟忘了反對不請阿嬌的事，興沖沖的說道：

「可以叫阿韋進來吃飯了。別讓玲玲跑遠去玩哪。」

入夜以後，三里洞大半人家都已關門了，只有樂會居的茶客未散，偶而傳出幾聲笑聲。

興隆雜貨店已經關上了店門，李先生聚精會神地在核算今天的賬目。阿韋在一邊張好帆布床，躺在那裡，手上握了本舊雜誌，翻了幾頁，便利用來作遮擋燈光，蓋在他的瘦的臉上。

看光景是快要睡入覺了，李先生的算盤一陣滴滴搭搭，又使他醒過來，左轉右轉，老睡不着，轉了幾次身，便聽得門板澎澎地响，有人敲門。

「誰？」李先生眼睛看着賬簿地問道。

外面支唔地應了一聲，阿韋只好撇開臉上的舊雜誌翻身起來開門。

進來的是猴子臉，滿身大汗，頭髮蓬亂，手脚和鬚子也沾了些泥漿，他的一副猴子臉拉得長長地，十分疲憊似的，顯得更像猴子臉。

「給我一斤粗米粉。」他有點胆怯地對阿韋說。

阿韋轉身向李先生望望。李先生放下賬簿，隨即板起臉孔，默默地斜視一旁。

猴子的嘴唇一張一合，頭漸漸底了下去。

「哼。」李先生終於說道：「馬驢貴，你的舊數一共欠了四十六塊七十五分，你還清了再說。」

猴子臉馬驢貴，眨了幾眨眼，不出聲。

「沒有還錢，沒有交易。」李先生說完，又去看他的賬簿。

「這這……。」馬驢貴嚇嚇地說不下去。

李先生不理睬。馬驢貴只好搔着頭皮，尷尬地站在那裡。

過了一會，李先生有些氣憤地說。

「你不會到對門新發去買麼？他們大減價，我們是不減價的，而且，嘿！早上你們也說過，我這裡甚麼東西都貴幾角錢。」

馬驢貴趕緊陪笑臉，弓了弓身。

「呵呵，是的，不過呢，新發大減價不掛賬，我那有這麼多現錢去買東西？」

「所以你們都要來我興隆買東西，掛賬。」李先生說着，咬着牙齒，硬硬地一笑。「欠了賬，就想賴，對麼？」

「不不，李先生，沒有賴，沒有賴賬的。」

「沒有？那麼，你怎麼整兩個月不還錢。」

「啊？這……。」馬駱貴苦着臉說：「近來膠價慘跌，又遇着膠樹落葉……：喂，我還沒有吃飯呢，中午踏脚車去絲布埠，回來時，半路上脚車壞了，只好走路，現在才走到，李先生，你將就將就，先賣一包粗米粉給我，欠的錢，我，我遲些時候一定還你。」

可是，李先生却不出聲。

馬駱貴側過頭去看看阿章，阿章不能作主張，看着馬駱貴聳了聳肩。

馬駱貴十分頹喪，毫無氣力地站在那裡。

「夜了，明天，明天再來。」李先生不耐煩地將算盤一推，大聲對阿章說：「還不死去關門。」

馬駱貴扁了扁嘴，無可奈何地走了，阿章跟着他走到門口，對他那蹣跚的背影，輕輕嘆了口氣，順眼望望對面新發，那面大減價的布條，已經消失在黑暗中。

電視劇集「這一家之一」

意料之外

姚拓

編輯室說明：這一套電視劇集是本刊編輯室的編輯人姚拓爲馬來西亞電視台撰寫的電視劇本，全集由十餘個劇本組成，每一個劇本的故事都可以獨立來看，但是，每一個劇本的主要人物都是那幾位。姚拓說，這些劇本寫的都是我們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的平凡事，沒有英雄將相，沒有才子佳人，既不驚天動地，亦不刺激緊張。就是那麼平凡。我們記得南洋商報的戲劇春秋版，對姚拓的劇本下過一句中肯評語，說是「戲寫浮生」。

在本刊的一次作者研討會中，不少作者談到撰寫電視和廣播劇本的方法問題（指一些場景的劃分等等），姚拓這一套劇本可以作一個起碼的說明。（有很多術語還得需要導演處理時加上）這一個電視劇集，將先後在本刊刊出。

人物表

主要人物（每一劇本都出現）：

王國良 四十歲，男，中學教師。

張仕雲 三十五歲，王國良妻。家庭主婦。

王英英 十五歲，女，王國良的女兒，正在讀初中三。

王小度 十二歲，男，小學六年級學生，王國良的兒子。綽號「小糊塗」。

加插人物

老婦 六十餘歲，張董事長家的女僕，醜怪如巫婆。

路人 華人，二十三、四歲，個子矮小，臉黑，衣衫不整，胆小。

場：1

時：晚上六時三十分

景：王家客廳

人：王國良

張仕雲

王英英

王小度

（這一天，正是王國良四十歲的生日。王妻張仕雲特地為丈夫定製了一個大蛋糕，蛋糕上還插了四十根蠟燭。）

（鏡頭對正一家人，他們正在拍着手，興高采烈地唱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完歌，王國良用力吹熄蛋糕上的蠟燭。

因為蠟燭太多，王妻及兒女們幫着，才將蠟

燭吹熄。大家拍手。王國良拿刀切蛋糕。王

妻仕雲幫着將蛋糕分別置放在盤子內。）

（王切完蛋糕，搓搓手，作準備演講狀，因

為他是一位教師，不免有一些「職業病」。)

小度：嘩！爸爸又要演講了！

國良：（本待開口演講一番的，但被小度這麼一

說，就不好意思真的演講了。）好！今天

不對你們演講了。現在，爸爸要「頒發禮

物」！

英英：（同聲大叫大吵，伸手，甚至想摸爸爸的

小度：口袋）爸爸！爸爸！什麼禮物呀！什麼呀

！我要！我要！

仕雲：（制止兒女吵鬧）唉，別吵，別吵！爸爸有禮物當然是給你們的嘛！

國良：（對英英及小度）坐坐！坐坐！（先從袋中摸出戒子一隻，對大家）頒發禮物嗎，要先頒給第一名。我們家中的第一名是媽媽！（故意加重「媽媽」二字的聲音）

英英：（拍手贊成）是媽媽！是媽媽！

國良：（將戒指套在仕雲的手上）白金戒指一隻！

仕雲：（端視戒指）謝謝你！很漂亮！

國良：（拿出派克鋼筆盒，對英英）這是你想要的鋼筆是不是？

英英：（慌忙接過鋼筆盒，打開，拿出鋼筆）嘩！（吸氣）派克！（大叫）爸爸，你真好！

小度：（等得不耐煩了）爸爸，還沒有輪到我？

國良：有！有！當然有！怎麼說沒有你呢！（說着，走過去，打開櫃子，從櫃內取出羽毛球拍一對，對小度）這對羽毛球拍，你喜歡嘛！

小度：（一看見是Dunlop牌子的球拍，十分驚奇，大叫）嘩！Dunlop，姐姐！Dunlop呀！（立刻將另一隻球拍交給英英，二人在客廳內，比劃着送球、殺球的姿態，一

邊口中喊道）嘩！真好！真好！看球！殺球！真好！

（仕雲看着孩子們在微笑）

國良：（對仕雲）將來的湯杯，就靠我們的英英和小度去端回來的呀！

仕雲：（對英、度）嗨，嗨，你們打來打去，說不定連玻璃窗都會給你們打破了，好了，好了！你們二人送給爸爸的禮物還沒有拿出來哩！

英英：（停止打球）是呀！（對小度）小度，開始！

（小度停止打球，將球拍放在一邊，在自己褲袋掏東西，尙未掏出。）

英英：（阻止小度掏出，用手遮攔）噓，噓！別讓爸爸看見嘛！

小度：爸爸，爸爸，閉眼！閉眼！

英英：（對爸爸）閉住眼睛！閉住眼睛！

國良：好！閉眼！（閉眼）就閉眼！

英英：（對爸爸）伸手！

國良：（閉眼）好，伸手！就伸手！（伸手）

小度：（輕輕將手錶盒放在爸爸的手掌上，模仿天方夜譚的故事，大叫。）小芝麻開門！

國良：（睜眼，打開手錶盒，一邊口中唸唸有詞）小芝麻，開門；開門，小芝麻！（一邊取出手錶，略看了看，就放在桌子上，不

經意地，向英英、小度）多少錢呀！小鬼頭們？

（小度欲張口，被英英制止。英英，向爸爸伸出五個指頭。）

國良：怎麼？五塊錢？這麼便宜？

（英英搖頭，不語）

小度：（實在制止不住自己，大叫）五塊？五百塊啦，爸爸！

國良：（不信）五百塊？喲，小孩子們不準講大話！

英英：爸爸，你看是什麼牌子呀！

小度：是亞——亞——亞（問英）姐姐，亞亞什麼呀！

國良：是亞米茄？（不信）

小度：是呀，是呀，是亞米茄！亞米茄！

國良：（重新拿手錶，仔細看，吃驚）嘩，（吸氣）真的是亞米茄！（驚奇）你們從什麼地方弄來的錢？

（英英，小度，微笑對爸爸，故意不答。）

國良：（對妻）你給他們的錢？——

仕雲：（對王）嘩，我那有這麼多的錢！（指英

英小度）他們倆把他們幾年來所有存的錢都拿出來啦，給你買了這隻亞米茄手錶！

國良：（十分感動）英英，小度，爸爸教書教了

二十年，實在省不出一筆錢買一隻好手錶。其實，（端視手錶）我做夢做了好多次了，夢見我戴着亞米茄手錶。

仕雲：（對王）現在你總算如願以償了！戴上吧！以後你就不會弄錯時間了！

（國良取下舊手錶，戴上新手錶，右腕伸前伸後，表示神氣與得意。）

小度：（拿起桌上的舊手錶）媽媽，這隻舊手錶

英英：（爭先開口）送給博物院吧！

仕雲：（接舊手錶，微笑）說不定博物院也不要這隻老爺錶！

國良：（左腕伸前伸後，左右端視手錶，頗近自言自語）嘩，有日曆，有星期，有月份，防水，防震，大概太空人登月球時也是戴的這種手錶吧！

仕雲：（對眾人）蛋糕還沒有吃呢！先吃蛋糕吧！（對國良）你不是說，等會你還要出去

嗎！

國良：是呀！來來來，吃蛋糕！吃蛋糕！

（大家吃蛋糕）

英英：（邊吃邊問爸）爸爸等會要去什麼地方呀？

國良：（吃着蛋糕問答）嗯，去峇都巷！

仕雲：（吃驚）什麼？這麼晚你還去峇都巷？

國良：（不明白）怎麼啦？

仕雲：（緊張）怎麼啦？今天的報紙你有沒有看到？

國良：（搖頭）沒有哇，什麼事？

（仕雲立即找報紙，翻報紙，找到當天的新聞給國良看。）

（報紙標題：吉隆坡峇都巷區

日落後無人涉足）

仕雲：（與國良、英英、小度同看報紙，一邊唸

）首都峇都巷區一帶，入夜之後，已無人敢涉足其間。據稱該區原為私會黨聚會之地，近月來在該區不斷發生搶劫及聚賭事件，凡居住于附近之人士，論及峇都巷區，莫不談虎色變——

國良：（洩氣）糟糕！今天晚上（搖頭）不去不成呀！

仕雲：（放下報紙）國良，不要去啦！明天去不也是一樣！

英英：（驚怕，認真）爸爸，我的同學們也告訴過我，他們說，有一個同學的父親昨晚從峇都巷經過，連衣服都被幾個阿飛給脫光了！

小度：（傻氣，高興）脫光了？哈哈！脫光了衣服，他怎麼回家呀！

仕雲：（對小度）小度，不要瞎說！（小度擷嘴

不語）（對國良）國良，太危險啦，這個約會取消了吧！

國良：（搖頭）今天要去的是黃董事長的家，他約我今天晚上八時半一定要到他家去一趟，他說有重要的事同我商量——

小度：（鼓起勇氣，頗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大聲

）爸爸，我陪你去！我不怕！

國良：（安慰小度，翹拇指）好，王小度，你真敢！不愧是你爸爸的兒子！

英英：（氣小度）呸！（指小度）他看見老鼠都大叫（比劃）「媽媽呀！媽媽呀！」

小度：（大聲對英）胡說！你看見螻蛄（比劃）不是「唉呀！唉呀！」亂叫亂跳嗎？

仕雲：（制止二人）唉，別吵！別吵！（英英做鬼臉氣小度，小度也做鬼臉報復姐姐。）

國良：你們不用擔心，想當年你們的爸爸是運動場上的健將！（故意放慢口氣）今天晚上，假如萬一遇見三幾個阿飛嘛——

小度：（贊成）對，和他們幹！

仕雲：（對國良，生氣）唉呀，你瘋啦！

國良：（故意賣關子）萬一遇見他們來圍着我嘛

小度：（着急）爸爸怎麼辦？你怎麼辦？

國良：怎麼辦？（微笑，大聲）趕快溜！跑！

（仕雲英英鬆口氣，小度頗為失望。）

國良：我是長跑健將嘛，當然是跑呀！

仕雲：（對國良）怎麼，你非去不可？

國良：去是一定要去的——你放心，我活了四十歲啦，還不會照顧自己嘛！去的時候可坐的士，回來時由董事長的私家車送回來，在峇都巷飛車而過，怕什麼！（看手錶）時間差不多啦，（對英英小度）這隻手錶真漂亮，謝謝你們啦！（指蛋糕）你們吃吧！我要去啦！

仕雲：（對王）先洗洗臉去，你嘴上還有蛋糕哩

國良：啊（用手拭嘴，走過去洗手洗臉）。

場：2 景：洗臉盆處（半身鏡頭）

時：緊接場1 人：王國良

（王國良離開餐桌，走向旁邊的洗臉盆處

。）

（王走向洗臉盆來。鏡頭為玻璃鏡。王對鏡，口中哼着小調，下意識地脫去手錶，將手錶置放在嗽口杯附近，取架上的手巾揩面，洗手。然後放回手巾。可是，剛才脫下來的手錶却忘記取回。因為這一切動

作頗為自然，不但王本人未能覺察，甚至連觀眾也不大注意。王放回手巾，轉身步向餐桌。）

場：3 景：同場1

時：緊接場2 人：王國良 張仕雲

王英英 王小度

（王國良由洗臉盆處走向餐桌。眾人仍在吃蛋糕。王在櫃子處取皮製的公事包，擬外出。）

小度：爸爸，你真的不讓我陪你一同去嘛！

國良：（笑）爸爸還不老！你在家看你的電視吧

！（向眾人擺手）擺擺！

仕雲：（對國良）路上要加倍當心呀，快點去，

快點回來！

（國良與眾人擺手，開門外出。）

場：4 景：峇都巷

時：晚上八時許 人：王國良 的士司機

女僕

（晚上八時左右，鏡頭由上而下。）
（天上有弧形的月。鏡頭由黑暗的峇巷都向

上映，弧形月半明半暗，空中一片寂靜。鏡頭下移，由透視中可見到電線杆及樹梢，無聲音，無音樂，更顯得此地的僻靜。然後，鏡頭下移，照到死一般的巷道。街道不寬，無行人，無路燈，突然開有一聲「厲聲」的貓叫——「哇！」一隻黑貓從街上飛馳而過，後面緊追着另一隻黑貓，以增加街道上的陰森氣氛。）

（遠處有汽車燈光，汽車穿過無人的寂靜街道，在黃董事長的門口停下。）

（鏡頭對着黃董事長的大門。黃家是一座頗為古舊的老房子。門口有一道大木柵，吉隆坡尚有許多這一類古舊的房屋。門楣上面有木匾一幅，上寫「江夏」二字，木匾已經有點破舊，金色字也已經有些剝落。大門是兩扇形式，左門上有一「黃」字，右門上有一「府」字。「府」字下方有一五寸見方的小洞。這小洞被一塊木板蓋着，是爲了方便工人們開門時向外張望時用的。兩扇門上均有一大隻銅環。沒有燈光，頗爲黑暗。）

（的士停下後，王國良從汽車中走出。王剛由的士走出，腰尚未立直，這部的士居然大力踏油門，立即開車而去。）

（王國良本擬交待的士司機幾句話，例如要司機「稍等一等」之類的話，可是，他剛張

口要說話，的士已絕塵而去。王獨自一人，站在這麼黑的街道上，又站在這麼黑黝的大門下面，東西張望，四週寂無一人，心中不免有些緊張。）

（王立即用力去拍大門上的銅環。銅環環環而響，似乎更加增加了這裏的僻靜與恐怖。可是，黃府上無人回答。王又用力以銅環敲門。）

（黃府的門前燈忽然亮了。然後門上的小洞開了。由洞口處露出一張如「巫婆」一般的老婦人臉孔，老婦人的牙齒都沒有了，却有一叢蓬亂的灰白頭髮。王國良不由得嚇了一跳。）

老婦：（聲音沙啞，用廣東話）你搵邊個呀？

國良：（噓噓氣，才知道這老婦人是個「真人」

）。啊，老阿嬌，不，不，啊，老太太，

黃先生——黃董事長在家嗎？

老婦：（有點耳聾，大聲，指耳朵）邊個呀？

國良：（提高聲音）黃董事長黃江先生在家嗎？

老婦：（明白了）啊，你話係阿江——

國良：是呀，是黃江先生！黃董事長今天特別約

我來你們府上——

老婦：（用手從小洞向上指）阿江嘛，坐飛機去

星加坡啦！

國良：（吃驚）去了星加坡？

老婦：（點頭）係呀，係呀，係坐飛機去的！

國良：什麼時候去的呀？

老婦：今日下午。

國良：黃太太呢？

老婦：阿江的新抱的老母有病，在新加坡入了醫

院，阿江同新抱聽到，就坐飛機去佐！

國良：（無表情）啊！（搖頭，不知所措）

老婦：（勸）先生，快的返屋企，呢度唔平靜呀

！（說了話，洞口關上）

（王國良站在門口，頗有點「進退維艱」。

他向街道二邊張望，街道一片黑洞洞的；他

本想再敲一敲黃家的大門，可是，敲開了門

，對着這個老太婆又有甚麼用呢！于是，他

下了決心，決定用步行走出峇都巷。他再次

地向街上張望，見四無一人，立即走下台階

，朝向巷外走去。）

（街上是那麼地靜，他的腳步聲，是那麼清

楚地敲在每一位聽衆的心上。他走幾步，回

頭望一下，心情十分緊張。）

（街上雖然黑，觀衆看不清楚王的臉孔，可

是，可看到他的身影，而他的腳步也特別響

亮。他走幾步，停一下。走幾步，停一下。

他似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聽到自己腳步的

聲音。）

（王又走了幾步，停了下來，奇怪地，後邊

的腳步聲却並沒有隨着王的脚而停止下來。

這一驚，王立即走動幾步，停下；後面也是

幾步聲音，停下。這樣反覆了三次，王鼓起

勇氣向後一看，忽然在他身後不遠處，看見

了一條黑影的人。王立即向前走，這條黑

影也隨着前走。王走，黑影也走；王停，黑

影亦停；王快，黑影也快；王慢，黑影也慢

。）

（到了一柱昏黃的電燈柱前，王決定站了一

站，這條黑影居然由後面趕了上來，在不太

暗的燈光下，這條黑影原是一個矮小的路人

，衣衫不整。路人看到王國良這個樣子，互

相對望了一下，怔了一怔，路人由王的後面

趕向前面，與王的身體，「擦身」而過。）

（就是在這麼一刹那。王國良馬上驚覺，以

爲他已遇到了扒手或其他壞人。他驚慌地摸

摸左手（特寫）——這隻寶貝似的手錶不見

了！王國良一看這路人個子并不高，而路

人前後又無「同黨」連絡，不知他是從那裡

得來的勇氣，居然大聲吼道：

「站住！」

（路人居然真的站在那裡了。）

國良：（鼓起勇氣大喝）手錶！（近前，伸手要

錶）

（這個路人居然從褲袋內掏出手錶交給王國

良。)

(王國良接過手錶，頗感意外，連忙轉身向右邊快步如飛走去，路人也在同時向左邊飛跑而去。)

場：5

時：晚上九時左右

景：王家客廳

人：王國良，張仕雲

英英，小度

(王國良在門外的打門聲，很急。)

(張仕雲一邊答應着「來啦」「來啦」，走去開門。)

(仕雲開門一看，王國良頭上冒汗，領帶不整，狼狽而緊張地從門口「衝」了進來。王進門後，立刻反身關門，上鎖，以致站在門邊的張仕雲，也感到十分吃驚。)

仕雲：(吃驚)怎麼啦？阿良！你！你你沒有事吧？

國良：快，快倒一杯熱茶！熱茶！快！快！

仕雲：(對內喊)阿英！阿英！

(阿英內應：「甚麼事呀，媽媽！」)

仕雲：快點給你爸倒一杯茶來！(連忙接過王的公事包，扶持王坐在沙發上。為王脫鞋去

襪。)

(王這時才算到了「安全地帶」，緊張過後，不免身心都覺得十分疲累。阿英已倒茶來。王接茶一喝而盡。小度穿着睡衣，也蹣跚躡手而來。)

仕雲：阿良，甚麼事呀？唉呀，你剛才嚇死我了！

英英：(吃驚)爸爸，你在峇都巷——

小度：(大聲，興奮)遇見了強盜——

國良：(阻止英英小度發問，精神已恢復)好了，你們坐下來聽我說：(眾人分別坐下)剛才我從峇都巷回來時，忽然發覺有人跟踪——

英英：(同聲)跟踪？

國良：是的，有一個人跟踪我(一邊說，一邊比劃)。我快走，他也快走；我慢走，他也慢走；我停下來，他也停下來！

(眾人閉息靜聽，十分緊張)

小度：後來——

國良：後來，我站在那裡不動，我瞪眼看他，他也瞪眼看我，最後，他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向我的身體擦了一下——

英英：(同聲，吃驚)啊！

國良：他剛走過去，我向左手上一摸，手錶不見了！

英英：（同聲）手錶不見了？

小庚：就是我們剛才送給你的那隻手錶？

國良：是呀！就是你們送給我的那隻五百元亞米茄手錶！一想起是你們送給我的，又看看左右沒有他的同黨，他的個子又比我小，我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勇氣，我就大叫一聲：「站住！」

英英：（同聲吃驚）啊！

國良：那個人的竟真的站在那裡了！

小庚：後來？

國良：我大叫一聲：「手錶！」

小庚：他拿出手槍來了？

國良：不，他大概被我的聲音嚇住了，往口褲內一摸——

英英：怎麼？

國良：他居然把手錶還給我啦！

英英：（透口氣）啊！

國良：我接了手錶，心跳得快要從口內跳了出來，我立刻轉回頭，像飛的一樣，跑出了峇都巷，趕快截了一部的士回家。你們看（從口袋內摸出手錶），多麼驚險，我又把

手錶奪了回來！

小庚：爸爸，（翹姆指）你真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勇敢的英雄！

英英：（接手錶，閉眼，禱告狀）唉喲！五百塊！我們存了三年零用錢才買來的亞米茄啊！

仕雲：（看手錶，奇怪）唉！這隻破手錶，那裡是亞米茄？

國良：（吃驚，連忙接過來一看，發覺上當，拍頭）唉呀，我上當了，我上了那個傢伙的當！

仕雲：（莫名其妙）啊？上了當？

國良：一定是那傢伙扒了我的手錶，我大聲一叫，他從口袋內掏出這隻破手錶還給我——

小庚：（拍額頭，明白）啊！

英英：謝天謝地，（指國良）總算你平平安安回來了，手錶丟了就丟啦，常言說：「財去人平安！」

國良：（站起來，擬去洗手揩面，攤雙臂，唉氣）唉！白白緊張了大半天，結果還是丟了你們的五百元。（自言自語）君子還是門不過小人，那傢伙真利害，有他的一套，唉，算我王國良倒霉！

小度：爸爸，你別難過，明年過生日時，我和姐姐再送一隻給你——

英英：（對小度）嘩，你說得那麼容易，你能天天不吃零食？

小度：（大聲）能！當然能！

（國良在小度與英英說話時，已走近洗臉盆處，他本來想洗洗手揩揩面的，可是，他忽然發覺那一隻五百元的亞米茄手錶，仍然放在嗽口杯附近，他拿起手錶一看。

國良：（吃驚）啊？這是甚麼？

（衆人圍了過來。）

仕雲：（從國良手中接過手錶看）這不是那隻新買的亞米茄手錶嗎？

國良：是呀！（搔頭）怎麼還在這隻嗽口杯的旁邊？

小度：（高興）嘩，手錶自己飛回來啦！

英英：（對小度）手錶又沒有翅膀，怎麼會自己飛回來！

國良：（恍然大悟，拍頭）啊！是我吃蛋糕後過來洗手，把這隻手錶放在這裡的！

仕雲：那麼，你出去時根本沒有戴手錶？

國良：一定是沒有戴？

英英：（對國良）那麼，那個人怎麼會換了一隻破手錶給你？

國良：（解釋）唉！你現在還不明白，那個小孩子根本沒有扒我的手錶呀！

小度：（不明白）啊？

國良：他也和你爸爸一樣，我們兩個人是「狗見狼」，我怕他，他也怕我，我大聲一喝「

手錶」，他還以為我是——

英英：（明白）啊！（指國良）你倒變成了強盜！

小度：（指破手錶）這就是爸爸搶來的東西！

國良：對！（一把抓過來舊手錶，匆匆向門外走去。）

仕雲：（阻止，緊張）國良，你又上那裡？上那裡？

國良：（回頭）上那裡？上警察局！

英英

小度：（吃驚）警察局？

仕雲

國良：我不馬上去報案，說不定我真的變成了強盜呀！

（回頭走，出門。）

（完）

四大皆空

黃潤岳

××：

你經過「老太太的大事」之後，免不了「感慨系之」。死生大事，總是發人深省的。我學法文時，第一部文學課本的第一章，便是描寫一個人的死。然而，我們攤開報紙，每天都有多少人在死。死成了一個最普通的字眼了。

讀了你的信之後，我忽然覺得人生的生老病死，竟就是人生的本身。（這句話可能不十分明確的表達我的心意。而且從表面看來，人生當然就是生老病死的過程。我是想說：我們對於這四個過程，有某一些形式，有某一些繁文縟節，甚至於有某一些風俗教條來約束和履行，這就真正構成了人生。）

舊式的那一套，實在也充實了人生。（但是，這必須是與自己有關聯的；也就是說要有感情的存在。我們站在街頭看一回華麗的出殯行列，卻只會把它當作鬧劇，甚至於喜樂不分的，看新娘出嫁也一樣，甚至於看遊神賽會也一樣。）如今，我就欠缺了這些。

先說生罷：

我的大女兒結婚一年多了，她仍舊在唸書，考更高的學位。朋友們不時會問一聲：你做了阿公沒有？我可不知道那一年可以做外公。科學的進步，就是控制人類的自然的過程。從前我結婚只一年半之後，大女兒出世；再一年多一點，二女兒來了。又隔一年，第三個女兒來了。十一個月之後，第四個女兒又來了。一方面是兒多（父）母苦；可是在另一方面，生生不息的，使我們夫婦也領略到人生的責任和人生的不可抗拒。

有了四個女兒之後，科學才趕上了我們。五年之後，才生下另一個兒子。有子萬事足，於是，我們也可以享受「自由」了。

現在，連電影院都在不斷的放映「家庭計劃」的宣傳廣告。「生」原是自然的綻發，現在受了人工的控制。我們夫婦都已年近百百，看到隔壁鄰居的孫兒孫女，忍不住要接過來抱一抱。當我看見小孩們的玩具，偶爾也要買下一兩樣，好送給我認識的小「小朋友」。

小時候吃橘子，猜裏面有多少瓣，便有一種樂趣。如今吃山竹，一看上面的帶的瓣數，就知道裡面多少瓣，當然就缺少了一份喜悅——甚至於是一份失望。

老呢，我自己一些也不會覺察呢。

既不能捧水煙袋，又無法喝蓋碗茶；天熱到兩手不能攏着袖子，馬路上不容你踱方步；再加上遲到了買不到戲票，過期交水電費要罰款，頭髮白了搽一次可以黑半個月……如此這般，我永遠也老不了了。

自我出生起，便是大少爺，直叫我進了大學。從此，我的父親被稱為老太爺。這年頭已不流行叫大少爺了，我也沒有福份被稱「老太爺」。不瞞你說：我仍在嚮往這個稱號。（將來我可能被封為太平

局紳，可決無法做到成爲「老太爺」。）

老，老有甚麼可值得羨慕的呢？真個老了，你就会被強迫退休。別提甚麼舍飴弄孫，自己的兩餐一宿都會成問題。因爲養兒防老已防不了。

缺乏老的情趣，可又不小病是福。維他命，魚肝油，鎮靜劑，大補丸，都使我「托福，托福」。而且，我仍在逐漸發福之中。

我有許多醫生朋友，他們收不到我的診費，還要賠我一瓶啤酒。我去醫院，都是看別人割痔瘡，開盲腸。再不然，就是學生折了腳，扭了腿。「英雄只怕病來磨」，我就做不成英雄。

廿世紀以前，疾病是人類最大的敵人，廿世紀以來，人類是人類的敵人。美國人丟一國原子彈，過了二十年，日本人還在抗議。日本兵殺死了多少無辜老百姓，兩條船就解決了。抗議沒有用，不抗議也差不多。

死，死最好是終其天年。炸死的多少？殺死的多少？被清算而處死的，又有多少？死好像就是一條公式，包括我的朋友享年六十又八……。可惜的是我自己翹辮子的時候，恐怕無法領略和欣賞。我的父親在廿年前大去，我痛哭了一場，也只能痛哭一場而已。既不會披麻戴孝，也不能扶柩歸葬。固然我看不懂那些訃文上的「服」甚麼的；我的父親西歸半年之後，我才知道，要來一套「遵禮成服」的訃告都不可能。

就是這樣，生死病死都沒有激起一點點生命之海洋中的浪花。

卓別靈早在四十年以前，就提示人不過是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現在愈想愈對。我目前的情形，照一般的看法，真是萬事如意。自己有一份固定而安定的職業；大家都健康平安；包括女婿在內，目前同時有五個大學生；我們不愁衣食，沒有拖累；……但是，我，我

的太太，我們仍只是一個螺絲釘、一個螺絲釘而已。豈不悲哉！

當我寫文章的時候；現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還多少領略了一點風雅的餘韻。生老病死，究竟不是公式，仍舊是「人事」。然而，有這份興緻而又能了解它的人，並不多。

（這樣一來，你看我這封信時，就不會感到冗長了。）

最近蕉風出版兩期小說專號，我在它的第二期中，有一篇「流言」。寫到快結束了，忽然感到它的主題可能會引起「不正確」的批評，（如果用筆名，可能就沒有這個顧慮。）只好把整篇的主題反過來。但是，不奇怪麼？我只刪改十分之一的文字而已。我忍不住自己笑了。正與負之間，只差一個零。

我讀過一些莎士比亞，我記得的不多；我却常引述：「是耶非耶，仍為疑問」。我在大二時，一部份同學因某事而憤憤不滿，群情激昂。那知系主任陳石學教授說：「莎士比亞說：人生就是舞台，何必看得那麼嚴重……」。四月間，我路過台北，特別去拜候他。我重提舊事，他只唯唯而已。却一直在問我：甚麼時間有空，要請我吃了一頓飯。又拖我到新公園，替我照了好幾張相片。早幾天，收到他的信，竟是「潤岳我兄大鑒……」夾附相片多張，背面附有號碼，問我不要加洗？

哦，人生就是人生。我相信我不是在為賦新詞強說愁了。

祝

你們三人都好

岳
九月八日

一個溼熱夜晚

(蘇聯)尤里·雀弗諾夫 (Yury Trifonov) 著

小禾 譯

我們三個人出來，站在街上：亞可夫，阿奇洛夫和我。

我們正在等一輛Taxi，是我們一個鐘頭以前叫的。在阿希卡卑 (Ashkhabad) 郊外，一條偏僻的小街道上。一些一層樓的小房子。溫暖的黑暗。樹木以外的遠方，疏疏落落的有些燈光。天空佈滿星星。

一股清香的氣息，從看不見的源頭流出，這是南方的城鎮常有的情形。

我們微醉。輕聲的談着話。黑暗中有一個人向我們走來，低聲的說些含混不清的話。他走近來，停住。

我們驚愕地看着他。

「你有甚麼事？」

「你們有斧頭嗎？」這個人終於用清楚的聲音問道。他是個短小乾癯、臉孔陰鬱的人，身穿黑色上衣，頭戴工人帽。

「你要斧頭做甚麼？」

「我們兩個人：一個俄國人，一個西班牙人。我就是西班牙人。」他急急的解釋，並且爲了某種原因，他拿出皮夾，抽出他的護照。

「不必要。我們相信你。好，你繼續說吧。」

「我們同住一個房子。他不知道去那裡，把門鎖上了，現在我要怎麼辦——難道在街上過夜嗎？」

這西班牙人結巴緊張的說着，聲音輕弱，聽他的口氣，好像他必須在街上過夜是我們的過錯。他的眼睛圓而且明亮——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出來。也許他喝醉了。或許他根本不是甚麼西班牙人。這一切實在是荒唐又出乎意外。

「可是，你要斧頭做甚麼？」過一會兒，阿奇洛夫問他。

「去破開門呀！要斧頭做甚麼？我要破開門進到房裡！」

這西班牙人氣憤的看着我們，好像是被觸怒，然而，當人家提起他的小個子，小眼睛，以及乾癟的小嘴巴，他就有點可憐兮兮的樣子。

「你有斧頭嗎？」我問阿奇洛夫。

「我不知道，好像有一把，是沒有把柄的……。」

「可以，就給我沒有把柄的斧頭！」這西班牙人的整脚俄語就像阿奇洛夫所說的那樣。強壯的阿奇洛夫，不慌不忙的走進屋子。一個房間的燈亮了。其餘的窗戶和街上其他的房子仍舊是黑暗的。這時剛過早晨二點鐘。

「你是西班牙人，是嗎？」亞可夫問。

「是的，我是西班牙人。」他又要拿他的皮夾。

「好了，我們相信你！」

「不，如果你們以爲我是個小偷或是甚麼……。」

「你是不是小時候和那些在一九三八年來俄國的西班牙人一起來的？」

「不，我那時不是個孩子。我來的時候是大人了。」

即使現在，他的樣子還是像少年。他來的時候是幾歲呢？十二歲。他是一九四一年從法國來的。

「我在加帕輔·克科 (Chapaev Kolkhoz) 做獸醫，遠離……。」

「你是在莫斯科求學的吗？」

「爲甚麼是在莫斯科？我是在法國學的。在獸醫學校。」

他說每個詞句都帶着被侵犯的困惑。亞可夫爲了要炫耀他的博學，便開始談西班牙內戰。當他知道對方是來自拿法里 (Navarre)，他就主張拿法羅 (Navarro)，阿斯突里亞斯 (Asturias) 和北部，在一般上說，是西班牙共和國最可靠的區域。西班牙人突然變得異常活潑。他談起內戰，好像就是發生在昨天。他興奮起來。他叱罵狄拉地爾 (Oelladier) 麥庫將軍 (General Miahu)，他喜歡巴塞隆納 (Barcelona) 和馬德里 (Madrid) 兩個地方，可是對托勒多 (Toledo) 不加好評。

我的天，這一切是發生在多麼久遠以前！啊！兒時的那些神奇而刺激的人名：Casadel Campo, General Walker, General Lukac……以後又怎樣呢？哦，以後！整整一生。數百萬的生命。打擊和希望。一九三七年，戰爭，付出巨大代價的勝利，史大林之死，再次，勝利，打擊和希望。但是對這西班牙人而言，「以後」卻是不存在的。他仍然激憤的談論燒焦的西里亞·內華達 (Sierra Nevada)，叱罵法蘭克 (Franco)，而且感覺興奮。一個憤怒的小人物，一個永遠年青的人，永遠的西班牙人……。

聽他激昂的談話是多麼奇妙。或許他真的醉了——夜晚的阿希卡卑街道上，狗在嗥叫，一股清香的氣息，而 Taxi 還沒有來（司機可能回家去喝茶了）。廣大的亞細亞天空佈滿星斗，然而它對華爾特將軍 (General Walter)，麥庫將軍，和地球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是無關重要的。

「你會說法語嗎？」他熱心的用法語問亞可夫。

亞可夫的頭左右搖動。

「這裡還有別的西班牙人嗎？」

「沒有。阿希卡卑只有我一個西班牙人。」

「你有家室嗎？」

「我有妻子。她住在烏克蘭 (Ukraine) 的科森 (Kherston)。我獨自在這裡。」

爲甚麼他在這裡，而他的妻子在烏克蘭呢？爲甚麼他選擇阿希卡卑？還有許多西班牙人——他應該是住在別的市鎮的，和他的同胞一起，和他們談 Casa del Campo 和華爾特將軍。我決定不要問他。

「我的妻子是烏克蘭人，」他說。

「可是你爲甚麼不和她住在一起呢？在科森你也一樣可以做個獸醫，」亞可夫說道。「或者說，不論你在甚麼地方，她應該是會跟你在一起的。」

「她應該是會的？」他問，神秘的微笑着。「不……。」

「爲甚麼不呢？」

他又嘲諷的笑起來，並且聳聳肩膀。他有一種很神秘的作風。

「人並不能離群獨居，」他平靜的說，然後誇大的舉起一隻指頭。「生命本身知道怎樣擇善而居。對嗎？」

「對極了。」

「那麼你算是明白了。你是不該問的。」

阿奇洛夫從房裡出來。

「沒有斧頭，」他說。「我們找了又找。到處都找不到。他們正在修理我們的房子。」
西班牙人嘆口氣。

「唉，那麼……我就得在街上過夜了。」

他沒有離開，而我們繼續站在那裡。

「抽煙嗎？」我問。

「不，我不抽。謝謝你。」

「你是西班牙人嗎？」阿奇洛夫問他，並且輕輕用手指碰這個矮小的人。

「是的，是的，我是西班牙人。」

靜默了一會兒，阿奇洛夫說，「那真好。」

現在我們又沉默了。那西班牙人還不想離去，我們等着 Taxi。它終於來了。西班牙人
和我們一同上車，與亞可夫和我一起；他也要到旅館去。不要在街上過夜。阿奇洛夫向我們

道晚安，我們就開行了。即使現在，時值深夜，在車裡也是濕熱的。

「溫暖的夜晚。」我說。

「西班牙比這裡更熱，」西班牙人說。

「更熱？」

「是的，熱得多了。」

「是熱得多，但是並非到處都如此，」亞可夫說，又想要炫耀他的博學。「在內華達山上也許……。」

「更熱，」西班牙人堅定的說。「總是更熱。」

★作者：尤里·雀弗諾夫（Yury Trionav）是近代著名的蘇聯小說家。他的名著有：小說「學生們」（The Students），及短篇小說集「太陽下」（Under the sun）。本文英譯為羅伯·蘇金（Robert Szutkin）

李有成

老印度花販和花

我好奇地注視着那老印度花販
他從水裏撈起了昨日剩餘的花朶
然後用清涼的水辛苦地彈向她們
要她們愉快地梳粧
最重要：洗掉那些淚痕和歡笑

我看見那些花朶低垂着眼皮
無奈地悲傷歎息
就在她們的周圍
有着許多新摘的鮮花
在水珠的光影中
嘻嘻哈哈地鼓掌唱歌

老印度花販俯身瞪着水中的身影
驚愕中，他無言地滴下幾點淚

我只好悄悄地走開
不說一句話，即使是一聲再見

孟仲季

被除籍的

因爲你不會失眠過

夜的空幻 世俗的酸澀

都是一些陌生的稱謂

(陌生沒有顏臉)

因爲你不慎受挫

就在那年 那一年的春天

標價奇昂的春天

(貴到無法脫手的春天呵)

內臟出血

(第九流的煙客

新郎官的酒量)

笑。笑——及時作聲

依然高笑

（白日放歌須縱酒）

依然虐待油門

依然準時出席同事的牌約

願慾還得佩戴面罩

向上是過時的條件反應

當失足被判終生監禁

人衆的黑瞳鏡頭

赫然攝下一己的形象

無尾魚 無尾的史前魚

一封通知單 一張廉價的電報

當成績副本不准上訴

影印文憑轉爲法碼

（自我頓失比重與密度）

你的命運已被估定

無法透支 亦不能分期償還

當被詢及 當近况被詢及

你的調頻率收音機

收不到我的電波

並非機件失靈

我已沒有頻率

人羣如蟻羣 人羣如獸羣

遂記取南方無龍亦無鷹

赤道上的瑞獸

掩映於傳聞與傳聞之間

現代人還得通曉祈雨術

有人如是說。(有人如是說)

正如壁虎非虎 天花非花

安全火柴安全否？

流言可以亂真

當流言變成謔言

我——已——失——貞

失

貞

有一種音响

可以引起最長的回音

你無從測知

雨天的臉色

密探式的跟踪

睜眼。仍無法驅除

那無盡的夢魘

半蝕的指紋

人衆竟然輕易辨認

時代不復是撫孤松而盤桓的時代

別墅也不是遠在盛唐的輞川別墅

文明獸的排泄 長烟卣的吞吐

免費的空氣免費而不衛生

自謙早已落伍

節儉不被目爲美德

各種商標將繆思遺棄
並獲准免付瞻養費

心門的銅線太寒愴

那扇落地長窗尙未拉上

錦絲自焚於白晝

沒有焦味的結局

劍芒畢竟不及

實心彈的急速

而月份牌的模特兒還是那麼造作

明年的日曆勢必重復今年
的軌迹

（而聲源呢？

而光源呢？

而電源呢？）

亂曰：

人爲刀俎

我

爲

魚

肉

暮

艾文

其一

一朵黃昏，騎迷路的雲
被他用小刀切成一片片

夜梟便織入
淺淺的輕笑

而燈光朦朧地亮了

在頭盞上如水色的薔薇

他低頭，寂寞地玩着小刀

眼睛流出四方八面，以後

便茫茫地蓋過他姆嬖賜給他的小名

（那傾盆似的潑墨）

其二

那條水

她繼在腰間玩

很柔很柔的長髮便散落

黃昏花錦簇的山頭

這時 雨細細 愁又彎彎的

綉在半個粉額上

她嫵媚地回首

小手兒輕悄一兜

七彩的暮色豐滿着臉龐

她咬唇輕輕跺足

之後 細雨仍舊茫茫地飄着，飄着
鬢架便這樣霜了 髮便這樣落了。

談近期的蕉風

■ 也 斯

改版後的「蕉風月刊」，給人一種新鮮的感覺。由於它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所以在這裡介紹一下，並不是說它有什麼不得了的成就，而是覺得它頗有幹勁，也敢於嘗試，這才是值得談談的地方。

沒有看到它的詩專號，但戲劇專號和小說專號都弄得不錯。戲劇專號有一個創作劇和一個改編劇，還譯介了貝克特的「結局」，品特的「夜」及節譯艾略特的「雞尾酒會」。小說專號除了創作以外，還有四個專題：「阿倫·羅布格利葉專題」、「福斯特專題」、「尤里西斯專題」及蕉風作家牧鈴奴小說研究專題。

大家看了這裡列出的目錄，一定覺得它的內容很豐富。不過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太散漫了一點。也許在刊物上介紹外國文學都會遇到這樣的難題吧。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它的介紹不够全面性，比如外國戲劇介紹畢卡索、艾略特、蕭伯納、貝克特和品特，在橫面不足以代表每一時代戲劇特色，在直面不足以代表戲劇的各個時代演變，更新一點的即興劇更完全沒有提到，另一方面們也可以說它的介紹不够深入，那多半只譯作品，沒有充份的論介文，比如羅布格利葉專題並沒有討論他的小說的文章，尤里西斯專題中篇論文也只是表面的泛談，荒謬劇和貝克特的介紹都不足。

當然，篇幅、人力、時間等都是問題，但既然「蕉風」不以做一份普通同人雜誌為滿足，希望做到一份「開展風氣，擴大視野的刊物」，我們用嚴格一點的標準來批評，相信他們也不以為忤吧。我覺得蕉風可以參考別的刊物，每期弄一個作家的專輯或弄一個的文學專輯相信會集中點也有價值點。

看到許多譯名跟我們常用的不同，更使我感到一般中文翻譯界的混亂。重譯的情形也是，比如羅布格利葉論新小說「文季」已譯過了，當然一篇作品不妨多譯，但目前翻譯這樣不蓬勃的情形下，重譯無論如何是一種浪費，這也許是各地文壇隔閡的後果。

尼金斯基日記

THE DIARY OF VASLAV NIJINSKY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感覺

女僕正在給我的妻子，凱拉和紅十字護士安排午餐。基督背着一個大十字架；護士在絲帶上掛着一個小十字架。凱拉要一顆糖。我告訴那個護士，等凱拉吃完了她盤裡的東西才可以給她糖吃。小凱拉沒有受刺傷，因為她知道我愛她，但是那個護士感覺不同，她以為我要糾正她。午餐後孩子被送上床睡覺；她們以為她是個柔弱的孩子，其實她非常堅強。我不能夠寫作，我的妻子打擾我。她一直在想着有關我的裝束。我不管我的服裝。她擔心我會來不及準備好。（註1）

我不要在飯後跳舞，所以還不想開始準備。當我覺得喜歡跳舞的時候我才去跳，並不是當人們等着我就去跳，但是我不喜歡叫別人等待，所以我要穿上服裝。我不要爭吵，所以我做一切別人叫我做的事。現在我要去我的更衣室——我有很多貴重的衣服，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服，這樣每個人會以為我是富有的。我不要叫別人等我，所以我立刻就要去跳舞。

我在樓上呆了很久，睡得很少；當我醒來時，我穿好衣服，然後到裁縫那兒去。她的工作作得很好。她了解我。她喜歡我，因為我送她禮物。我要幫助她，但是她不喜歡醫生。我叫她去看醫生——她不要去。我不在乎替她出錢。我送給她的丈夫一雙短褲，她把禮物交給她的丈夫，他感謝地接受我的禮物。她了解我，她不覺得被觸犯。我喜歡妮葛莉（Nigeli）——這是她的名字。她是個好女人。她的日子過得很苦——當我走進她家時，我關掉她屋裡的電燈，那燈是不需要的。她沒有生氣。我告訴她，她的工作作得很好，我要給她錢並且送她一份禮物。她沒有冬天的暖衣，所以我要送她一件暖衫及披肩，給她出外時穿。雖然我不喜歡禮物，但是我喜歡送窮人需要的東西。她挨冷又挨餓，但是她不怕工作，所以她有一點積蓄。她的兒子六歲，女兒大約兩歲。我也要給孩子們禮物；他們穿得很簡陋。我要把我的汗衫送給她，並且送孩子們一些別的東西。我愛孩子，他們也愛我。她知道我愛孩子們。她覺得我不是裝假。她知道我是個藝術家，她了解我。她喜歡我，我也喜歡她。她的丈夫是「皇宮旅館」的小提琴手，在皇宮旅館裡頭的人以各種小玩意兒來娛樂自己。他很窮，他在晚上演奏。他冷，因為他沒有暖衣。他喜響奏小提琴，而且肯學習，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去做，因為他沒有時間。我想要幫助他，但是我怕他不了解我。

我要活得很長命，我的妻子非常愛我。她今天為我擔憂——我表演得很緊張。我是故意這樣做的，因為當我震動時，觀眾更能夠了解我。他們不了解安靜的藝術家。人必須要緊張。我觸怒了鋼琴家吉爾芭（Gibar）（註2）。我希望她好，但是我那時很緊張。神要觀眾在興奮的狀態中。觀眾是來取樂的，他們認為我是為了娛樂他們而跳舞。我的舞蹈很驚人。他們怕我，以為我要殺死他們。我愛每個人，但是沒有人愛我，我變得緊張激動；觀眾厭役了我的情緒。他們不喜歡我，他們要離開。於是我們開始跳一個歡樂的舞，他們就開始欣賞了。起先他們以為我是個單調的演員，但是我給他們看我可以表演令人愉快的東西。當我跳歡樂的舞時，觀眾開始笑。我在舞蹈之中笑。觀眾大笑——他們已經了解我的舞蹈，並且也想跳舞。

我跳得很差，我在不該倒下去的時候倒下。觀眾不在乎，因為我的舞很美。他們感覺到我的情緒並且自我取樂。我想要繼續跳，但是神說：「够了」。我就停止了。觀眾開始離去。貴族和富人請求我再跳一次。我說我累了。他們不了解我，他們堅持要我再跳。我對一位在場的貴族婦女說，她的舉動令人

興奮。她以為我要觸犯她。於是我解釋說，我的意思是說她有一種想要活動的感覺；她謝謝我的稱讚。我把手伸給她，她覺得我是對的。我喜歡她，但是我覺得她來是爲了結識我。她似乎喜歡年青的男人。我不喜歡這種生活，所以請她離開我。她猜到我的感覺，所以不再繼續談話。我要和她談話，但是她不喜歡。我給她看我腳上的血——她不喜歡血。我使她了解血就是戰爭，我不喜歡戰爭，我並且表演娼妓的舞蹈給她看，使她思想有關生命之謎。她沒有走開，因爲她知道我正在表演。其他的人以爲我要躺在地板上做愛。我爲了不要使大家發窘，在必要時我就站起身來。整個晚上我感覺神的存在。祂愛我。我愛祂。「我們結婚了」。當我們乘馬車到蘇弗里達（Sufruta）時，我告訴我的妻子說今天是「我和神結婚」的日子。在途中她很了解我，但是在宴會上，她失去了「這種感覺」。我愛她，所以我給她喝一點東西，我告訴她我很好而且快樂。她却覺得不同。她認爲我不愛她，因爲我神經過敏。

電話在響，但是我不接，因爲我不喜歡在電話上說話。我的妻子要接電話。我走出房間，看見我的妻子穿着睡衣；她喜歡穿着睡衣睡覺。她愛我，所以我告訴我是該睡覺的時候了。我上樓，上床，但是我帶着我的記事本，寫下今天我所經歷的一切。

我經歷很多。今天的每件事都是可怕的。我怕人衆——他們既沒有感覺到我也不了解我，他們要我像他們那樣生活。他們要我跳令人喜悅的舞蹈。我不喜歡歡愉，我喜歡生命。當我在寫作的時候，我的妻子躺在我旁邊。她沒有睡着——她的眼睛睜着。我輕輕地撫摸她。她有感覺，而且敏感。我寫得很差，因爲很難寫。我的妻在歎息——她感覺到我了，我了解她，對她的歎息我沒有反應。今天她在精神上以感覺愛我。有一天我會告訴她，我們一定要在精神上結婚，因爲我要精神的愛。以後我會告訴她，現在我怕我不能寫；我想到今晚宴會上的一個人。

我的妻子打擾我，她感覺到每件事情。我神經質地笑起來。我的妻子聽着電話的鈴聲，但是她是在想我和我寫的東西。她問我，我這麼快的在寫甚麼，我就把本子合起來，因爲她要看。她覺得我在寫她，但是她不了解，她怕我。今天我要寫很多，因爲我有很多話要說，但是我要我的妻子睡去。我知道她給她很深的印象。她了解我的感覺。她知道我可以表演，因爲她說我表演得跟杜士（Duse）和沙拉·班哈特（Sarah Bernhardt）一樣好。我給她一個很難的問題去解答。她不能了解死的意義。她沒有想到死，因爲她不想死。她在打呵欠，並且認爲我也應該睡了。她也怕我寫些有關別人的不潔的事情。我

的妻子在咳嗽又打呵欠，要引起我的注意。

我要藝術家了解我，所以我要分享他們的生活。假如神願意的話，我就要和他們一起到酒館去。在那裡他們失去全部的感覺。他們需要錢，我要給他們一些錢。他們會忘記我，但是他們的感覺和敏感就會被喚醒了。我要他們感覺，所以我要在巴黎跳幾個月的舞來幫助窮困藝術家。假如他們要自己來組織表演的話，他們可以這麼做。

如果他們要我來組織，我也願意做。但是我妻子在巴黎的用費一定要有人付出。我要叫亞斯圖斯（Astruce）去召集窮演員和藝術家，因為我要跟他們說話。我要告訴他們：「你們聽我說，我是個藝術家——你們也是。我們都是藝術家，所以我們應該互相愛護。聽着！我要用友愛的方式和你們說話，你們不要我這樣呢？」我要問他們一個有關生命的問題。假如他們了解我——我就得救了；假如他們沒有感覺到，不了解我——我就是一個可憐而不幸的人，我會痛苦。我不要在聖·摩里茲跳舞，因為這裡的人不愛我。他們認為我病了。我很難過。我很好，只是沒有保存我的氣力。我要跳得比以前更多。我要教舞蹈，每天只做一點工作。我也要寫作，我不要參加任何宴會。這種的騷擾我已經受够了。我不喜歡快樂，因為我知道歡愉即是死亡，是心智的死亡。我怕死亡，所以我愛生命。

我要請人們來看我，但是我的妻子害怕。我要邀請一個老猶太人來，他是康斯堡男爵（Baron Gunshourg）的一個親戚。康斯堡男爵是個好人。

每個人都會說尼金斯基已經發狂了。我不在乎。在家裡，我的行動已經像是瘋人。每個人都會這樣想，但是我不會被送進療養院，因為我跳舞跳得很好，而且凡是向我要錢的人我都給他們。人們喜歡一個古怪的人，他們將不會管我，他們叫我：「瘋小丑」。我喜歡發瘋的人，我知道怎樣和他們談話。我的哥哥在神經病療養院裡。

我喜歡他，他了解我。他在那裡的朋友也喜歡我。我那時十八歲。我知道瘋子的生活，並且了解發瘋的人的心理。我從不反駁他們，所以瘋人喜歡我。我的哥哥死在療養院裡。（註3）

我的母親已經彌留。我恐怕再也見不到她。我求神給她更多的壽命！我母親和我的妹妹從莫斯科逃出，遠離共產黨，她們已厭倦內戰，和我的妹夫科奇托耶斯基（Kochetovsky）帶着他們的女兒伊拉（Ira）一起逃出來，他們把全部財物都丟下了。他們是好人。我喜歡我的妹妹波洛尼亞（註4）。科奇托耶斯基是個好人。他的生活很困難，因為他要為錢操心。他愛畫畫和寫作。他寫得很好。

門鈴在響。那是A從宴會上回來了。她不愛我；她喜歡自己享樂。A要我帶她進入我們的舞蹈廳，但是我不能，因為她無心工作。她要加入我們的團體只是爲了很多便利。她沒有想到我；她不關心我在做甚麼。當我工作時她自己享樂，不理睬我的情意。我送給她一枚戒指和一件衣服，我假裝愛上了她，但是她不了解我。我的管家是個酒徒。他不停地喝酒，於是他病了。我很久以前就告訴他會這樣的。他病了，不能工作結果火爐熄掉——把我們凍僵了。那正當我必須和妮葛莉準備我的戲裝的時候。

我的妻子跳舞時不會擺動。她是個健康的女人；她的問題是她想得太多了。我爲她操心，她的思想會使她難於了解我。我害怕，因為她不能明白我的目標。她覺得很多，但是她不知道這些感覺的意思。我怕向她解釋這些，因爲我知道她會驚動。我必須要用不同的方法改進她。她遷從我。我遷從她。一旦別人告訴她我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時候，她就會了解了。

我在一個懸崖前面，我可能會從懸崖掉下去，但是我不怕。神不要我掉下去。祂幫助我。

有一次我去散步，我彷彿在雪地上看到一些血。我跟蹤血跡，我覺得某一個還活着的人已經被殺害。我跑到另一個方向去，我看見更多的血跡。我害怕，但是我跟蹤血跡，發現一個懸崖。我發現那些痕跡不是血而是肥料。走在雪地裡，我發現滑雪屐的痕跡很清楚地在接近血跡的地方止住。我認爲有人把人埋在雪地裡，他是把這個人打倒然後殺死他。我害怕起來，跑了回去。後來我再轉回去，感覺到神要看我是否怕祂。我大聲說：「不，我不怕神：祂是生命不是死亡。」然後神使我走向懸崖，祂告訴我祂受了傷，應該被救起。我害怕。我以爲魔鬼在誘惑我，像他對基督那樣。他說着：「跳下去，我才會相信你。」我害怕，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然後我感覺我被推向懸崖。我接近懸崖邊，我滑下去，但是有一些剛才我沒有看見的樹枝阻止了我的下跌。我很驚異，我想那是奇蹟。神要試驗我。我了解祂。我想把樹枝推開，但是神不准許我推開。我久久握住那些樹枝，我驚恐起來。神告訴我假如我放開那些樹枝我就會跌落下去。最後我自己從樹叢中解脫出來，但是沒有跌下去。神對我說：「回家，告訴你妻子，你發狂了。」我明白神要幫助我，於是我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妻子。

在同家的途中我又看見那些血跡，但是我不再相信它們的存在。神向我顯示這些是爲了要使我感覺到祂。我感覺祂的存在，我轉回去。祂叫我躺在雪地裡。我躺下來。祂使我躺在那兒很久很久。我的雙手開始發冷，凍僵。我把手從雪地拾起來，我說這不會是神的願望，因爲我的手很痛。神很滿意，但我走了幾步之後，祂命令我走回去，躺在一棵樹旁邊。我抓住那棵樹，然後我滑倒了。神又命令我躺在雪

地裡。我躺在那裡很久。我不再感到冷——於是神叫我起來。我起身。祂叫我回家。我走回家。神對我說：「停住！」我停下。我又看見那些血跡。祂叫我轉回去。我轉回去。祂說：「停住。」我就停住。

每個人都會以為這一切都是我的想像，但是我必須說我寫的每件事都是絕對的事實。我經歷過。我所描寫的都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人在敲門。屋裡的每個人都睡了。房子外面有人在叫：「Oss！」並且繼續大叫「Oss！」我不想弄醒我的妻子，所以我不動。我的妻子睡得很熟。我希望僕人會聽到而去開門。我的記事本一直滑下；那真是不爽快。有人走上樓來。我不怕。我相信那是A從宴會回來了，但是我不確定。神知道，我不知道。我還是一個人，不是神。假如神願意我知道我就會知道。神使我知道那是A。她睡在隔房，凱拉的睡房在她的隔壁。凱拉睡得很熟，所以不會是她弄出的聲音。門吱吱響着。我感覺那是A。我知道她怎樣動作，她總是很緊張的。她在晚上一點一刻鐘回家。我看我的錶，我的錶總是很準。

看見了那些痕跡後，我轉回頭，我很快地跑。我肯定有人被殺。我也發覺有人一定是想用雪掩蓋住血跡，這樣血跡看起來像肥料。我很仔細地看，看見那是髒物。然後我回去。我只跑了十哩——也許更多一點。我跑得很好。當我跑的時候，我感覺像一個小孩。我跑回家，我很滿意我的考驗結束了，但是神叫我一個向我走來的人。神叫我走回去，祂說：「就是這個人殺人。」我跑回去。我停住，然後我躲到一座小山後面去，蹲伏下來使他看不見我，我假裝跌倒在雪地裡，站不起來。我這樣躺了很久。然後我起身，轉過身去。我看見那個人用手杖鏟雪。然後他開始從樹上折下一些樹枝。我知道他是在找東西。我走到那個人站着的那條路上。他看見我，但是沒有說甚麼話——我要向他問安：「早安，老先生。」但是他太忙。我不確定他在做甚麼。不久以後，神叫我回頭看。我回頭看見那個人用手杖又在雪地里挖，我想那根手杖會斷。我覺得那個人就是謀殺者。我知道我錯了，雖如此，我仍然感覺他就是謀殺者。我覺察我的錯誤。我想要走，但是我突然發現一張長椅子；椅子附近是一堆雪；在這堆雪裡插了一條木頭。是一枝樅樹枝。這枝樹枝折了一半。在雪丘上有一個大洞。我看進去，我以為那個人把它堆在那裡一定有特別的目的。那是個小塚，上面有一個十字架——在十字架下面寫了些東西。我覺察是那個人布置了這個墳，他想他的妻子。我害怕，開始跑，我覺得我的妻子生病了。我怕死亡，我不要死亡。我轉回去，拿掉那條木頭。然後我想那個人……。

我要求瑞士人照顧我。我要在瑞士出版這部書，因為我住在這裡。我喜歡瑞士。我希望很便宜地出版這部書。我想賺一點錢，因為我窮。我沒有錢，我不喜歡債權人，也不要做負債人。我要賭股票。我用心去做會比用智慧得到更多。我要創作一個芭蕾舞來表現人的心智，智慧和人的生活——但是這件事必須有人幫助我。我想到凡德比特（Vanderbilt）先生，但是我已經改變主意了。凡德比特借錢給藝術家。我不喜歡欠任何人錢，所以我要自己去賺所需的這筆錢來上演這個新的芭蕾舞。狄亞義列夫是個債務人。他認為他已經付還了欠我的一切，但是他在布伊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訴訟案裡敗了。我勝訴了，並且判決我得到五萬多法郎。狄亞義烈夫仍然欠我很多。我並不是小氣，但是我那些我賺的錢，那些狄亞義列夫還欠我的錢。我喜歡錢，只因我可以借錢幫助別人。



生命不是性——性不是神。神是只投胎給一個女人的男人，一個給一個女人孩子的男人。我二十九歲。我在精神上愛我的妻子，而不是為了生孩子。假如神願意我有孩子，我就要有孩子。凱拉是個聰明的女孩。我不要她變得聰明。我要阻止她發展她的聰明。我喜歡簡單的人，但是不喜歡愚蠢，因為我知道笨的人沒有感覺。聰明使人停止進步。我感覺到神，神感覺到我。

我要改正我的錯誤，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當醫生告訴我我不需要許諾時，他的眼睛充滿眼淚，他知道我會盡一切能力不讓我的妻子緊張和憂心。我向他解釋是我要我的妻子的母親來，我不要我的妻子害怕；所以我要我的岳母和我們住在一起。我不怕聯盟國官方。如果他們拿走我們全部的錢，我也不在乎。（註5）但是我願這些錢是由於我的家庭的原因而被拿走。我不要我的妻子被毀滅。我把我的一切都給她，那一切是非常少的，這樣她才能生活。我不怕生活，所以我不需要錢。如果我死了，我的妻子會哭。為了她好，我希望她將很快地忘記我。我的妻子並不時常了解甚或感覺到我。托爾斯泰的妻子沒有感覺。托爾斯泰的妻子不能忘記托爾斯泰把他的錢全部送掉。我要給我妻子錢。我愛我的妻子和凱拉比愛任何其他人更多；我的手疲累。

我不喜歡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因為他推理。我是個不推理的哲學家——一個感覺的哲學家。我不喜歡寫些想出來的東西。我喜歡莎士比亞因為他喜歡戲劇。莎士比亞了解戲劇。我也了解「活的戲劇」。我不是人工化的。我是生命。戲劇不是生命。我知道劇院的習例。劇院成了一種慣例。生命不是一個慣例。我不喜歡有長方形舞台的劇院。我喜歡圓的舞台。我要建一座圓形的戲院，像一隻

眼睛。我喜歡很近地照鏡子，我看到只有一隻眼睛在我的額頭上。我常常畫一隻眼睛的畫。我不喜歡爭辯，所以人們可以對我的書說他們喜歡說的話；我會沉默。我已經得到結論，與其說話不如保持沉默。狄亞義烈夫叫我沉默。他很精明。他的僕人法西里（Vassili）經常說：「狄亞義烈夫沒有一分錢，但是他的聰明值得一大筆財富。」我說：「我沒有一分錢，也沒有聰明，但是我有心。」我稱心是產生感覺的中心。我敏感。我以前很笨，因為我以為快樂是靠金錢而來的——現在我不再這麼想了。許多人想錢，我需要一些錢來進行我的計劃；我們都有我們的計劃和目的，我們賺錢來實現它們，但是我們的問題不同。我是神的問題，不是反基督者的問題。我不是反基督者。我是基督。我要幫助人類。

我要到日內瓦（Geneva）去休養一下，因為醫生叫我這樣做。他認為我疲倦，因為我的妻子現在非常神經過敏，高度緊張。我並不會，所以我要留在家裡。我的妻子可以獨自去。她有一點錢。我沒有一分錢。我說我沒有錢，我並不誇大。我想要有些錢，我要賺些錢給我的妻子和窮人。許多人會說尼金斯基假裝像基督。我不假裝——我愛神的行徑。我不怕被攻擊。我說一切我必須說的。

我時常到街上去。我欺騙我的妻子。我不是色情狂的人，所以我不要再欺騙我的妻子。我的種子要留下來生另一個孩子——我希望有一天會有一個兒子。我愛我的妻子，我不願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她很敏感。她以為每件事都是我故意做的，爲了要嚇她。我做甚麼都是爲了使她好和快樂。她吃肉使她神經緊張；一個人是否吃肉沒有甚麼關係——過好的生活是重要的。我的妻子知道過規律生活是有益的，但是她不了解這種形式的生活的內容是甚麼。「聽伸的話——並且服從祂——那是一個好的有規律的生活方式。」人們不了解神，他們問他們自己，誰是這個他必須要服從的神。我知道神和祂的意志。我愛神。

我不知道要寫些甚麼，因為我突然想到醫生和我的妻子——他們在隔壁談話。我知道他們不喜歡我的行動，但是我要照樣繼續下去，當神要我這樣做時。我不怕任何艱難。我要求每個人幫助我，而且如果有人告訴我：「你的妻子因爲你虐待她而變瘋了，因此你應該被終身監禁」。我也不會害怕。我不怕坐監，在那裡我會找到生命，但是如果我終生被禁在那裡，我就會在那裡死去。我不希望我的妻子生病，我愛她，我不能傷害她。我喜歡避開人們，我慣於獨居。

莫泊桑因孤獨而驚恐。蒙鐵·克里斯托伯爵（Count of Monte Cristo）喜歡孤獨，因爲他需要時間去準備報仇。莫泊桑害怕孤獨；他愛人衆。我怕孤獨，但是不會哭；神愛我，所以我不孤獨。如果神

離開我，我會死。因為我不要死，所以我要像別人一樣生活，使別人了解我。神是人類，祂不喜歡干涉祂的計劃的人。我不阻撓祂，相反的我幫助祂。我是神的武器，一個屬於神的人。我喜歡神的人民。我不是個乞丐。如果一個富人要留給我錢財，我要接受。我喜歡富有的人。富人有很多錢，而我一無所有。當每個人發現我沒有錢時，他們會害怕，並且離開我。那就是我每一小時都想要變得更有錢的原故。

我要租一匹馬，我要叫牠載我回家，不必付錢。我的妻子會付錢。如果她不付，我會想個辦法自己付錢。我要我的妻子愛我，所以我做這一切來改進她的性格。她的智慧發展得很好，可是她的感覺不好。我要消除她的智慧；這樣她就只能向別的方向發展了。人們以為沒有智慧的人不是瘋子就是傻子。一個瘋人是不能推理的人。一個神經病患者不知道他自己在做甚麼。我了解我的好壞行為。我是個有理性的人。托爾斯泰的書裡說明了許多有關理性的東西。我讀過這本書，所以我知道它的意思是甚麼。我不怕聰明的人。我堅強，因為我感覺到所有有關我的談論。我知道他們假造各種事情要使我平靜。醫生們都很好。我的妻子也是個好女人，但是他們想得太多了。我為他們的智慧擔心。人變瘋是因為他們想得太多——我為他們害怕，他們想得太多。我不要他們發瘋；我要盡一切努力使他們健全。

我不知不覺觸怒了我的妻子——然後我要求她原諒；我的錯誤相繼在適當的時候被指出來。我怕我的妻子；她不了解我。她相信我是發狂或是邪惡的。我不是邪惡的，我愛她。我寫關於生命，不是寫死。我不是別人所想像的尼金斯基。我是在人中的神。我的妻子是個好女人。我祕密地告訴她我全部的計劃，而她把每件事都告訴醫生，她相信這樣對我有益。我妻子不了解我的目的；我沒有解釋，因為我不要她知道。我要感覺，她要了解。我要了解，她要感覺。我不要思想，思想是死亡。我知道我在做甚麼。「我不要你生病。我愛你。我要活下去，所以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對你說話。我不要智性的談話。」醫生作智性的說話，我的妻子也是。我怕他們。我要他們了解我的感覺。「我知道它刺傷了你。你的妻子因你而受苦。」我不要死亡到來，所以我用各種計謀。我不要表白我的目的。「讓他們以為你是個自我主義者。讓他們把你監禁起來。我會釋放你，因為你是屬於我的。我不喜歡聰明的羅萊拉。我要她離開你。我要你是我的。我不要你像一個男人那樣愛她。我要你用敏感的愛去愛她。我知道如何簡化和安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要醫生們了解你的感覺。我要責罵你，因為醫生們以為你的妻子是個精神緊張的女人。你的十字架（註

6) 給了你許多你全不能解除的傷害。我知道你的錯誤，因為我也犯過這些錯誤。」我故意戴一個十字架。「她了解你。醫生來是要知道你的意圖是什麼，然而他什麼也不知道。他思考，所以他很難了解。他覺得羅萊拉是對的，你也是對的。我知道如何去了解。」我思考得比醫生更好。「我為你擔心，因為你被震驚。我知道你的習慣。你給我的愛是無限的；你服從我的命令。我要盡一切可能使你了解我。我愛你的妻子和你。我希望她好。我是在你內裡的神。當你了解我時，我就是屬於你的。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想他在這裡，他凝視着你。我要他看着你」我不要轉身，因為我感覺他在看着我。「我要給他看你寫的東西。他會以為你是病了，因為你寫得這麼多。我了解你的感覺。我很了解你。我使你刻意寫作，因為他也要了解你的感覺。我要你寫我告訴你的一切。別人會了解你，因為你敏感。你的妻子也會了解你。我知道得比你更多，所以我不要你不要轉身。我知道你的意圖。我要實踐我們的計劃，但是你一定要受苦。只有當每個人看到你的痛苦之時，他們才會了解你。」

我要寫關於我和我妻子、醫生在餐廳裡的談話。我假裝是個自我主義者，因為我要觸動他。如果我发现我是假裝，他會生氣的，但是我不管。我不分散愛。我寫道我愛我的妻子比愛任何人更多——我是要顯示我對我的妻子有怎樣的感覺。我愛A也是一樣多。我知道她的計謀。她了解我的感覺，因為再過幾天她要走了。我不要她在這裡。我要我的岳母留在這兒，因為我要研究她並且幫助她。我不爲了要寫別人而研究他們的性格。我要寫是爲了要向人們解釋他們的習慣——那些習慣引他們到死亡。我稱這本書爲「感覺」。我愛感覺，我要寫一本有關感覺的大書。在這本書裡將有我的生活的記載。我不要死後出版這本書。我要現在出版。「我為你擔心，因為你為自己擔心。我要說出事實。我不要傷害人。你可能會因為寫這本書而被關進監牢。我將和你在一起，因為你愛我。我不能沉默。我一定要說話。我知道你不會被關進監牢；在法律上你沒有犯任何錯過。如果人們要審判你，你應該說，你說的一切都是神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把你關進療養院，你將會了解發瘋的人。我要你被關入監牢或送入療養院。托斯托耶夫斯基上了絞台，所以你也可以去，坐在一個地方。我認得那些愛猶未死的人，他們將不准許別人把你關在任何地方。你會變

得像一隻鳥那樣自由，當這本書被印成千萬本的時候。我要簽寫尼金斯基的這個名字——但我的名字是神。我愛尼金斯基，不是把他當作納西西斯(Narcissus)，而是把他看作神。「我愛他，因為他給我生命。我不要說任何頌詞。我愛他。他愛我，因為他知道我的習慣。」尼金斯基有錯誤，但是尼金斯基的話一定要聽，因為他說神的話。「我是尼金斯基。」我不要尼金斯基受傷害，所以我要保護他。我為他擔心，只因為他為他自己擔心。我知道他的力量。他是個好人。我是個好神。當尼金斯基是卑劣時，我不喜歡他。」我不喜歡神，當神卑劣的時候。我是神，尼金斯基是神。「他是個好人，不是個惡人。人們沒有了解他，而且如果他們思想的話，他們將不會了解他。假如人們聽從我幾個星期，那會有很大的成果。我希望我的教訓別人會了解。」我寫的一切東西都是人類需要的。羅萊拉怕我，她覺得我是個傳教士。羅萊拉不要她的丈夫作傳教士，她要一個年青、英俊的丈夫。我英俊，年青。她不了解我的美麗，我不是平凡的形象。平凡的形象不像神。神的臉上露出敏感，一個駝子可以是神的樣子。我喜歡駝子及其他的畸形者。我是個有感覺和敏感的畸形人，而且我可以舞得像駝子一般。我是個愛各種形狀和美的藝術家。美不是相對的。美是神，神是在美和感覺之中。美也是在感覺之中。我愛美。我感覺到它，了解它。那些思想的人對美寫出無聊的東西。人不可以討論美。人不可以批評美。我感覺着美。我愛美。

我不要邪惡——我要愛。人們以為我是個邪惡的人。我不是。我愛每個人。我寫出了真實。我說出了真實。我不喜歡虛假，我要善良，不要邪惡。我是愛。人們當我是個稻草人，因為我戴一個我喜歡的小十字架。我寫這個來表示我是個天主教徒。人們以為我發狂了。我沒有。我戴這個十字架是要引人注意。人們喜歡平靜的人。我不是平靜的人。我不是平靜的人。我愛生命。我要生命。我不喜歡死亡。我要愛人類。我要人們相信我。我已經說出關於A·狄亞義烈夫，和我自己的事實。我不要戰爭和謀殺。我要別人了解我。我告訴我妻子我要毀滅碰我的手記的人，但是如果我必須這樣做我會哭。我不是一個兇手。我知道每個人都不喜歡我。他們以為我病了。我沒有病。我是個聰明的人。

女僕來，站在我旁邊，她以為我病了。我沒有病。我健康。我為我自己擔心，因為我知道神的意思。神要我的妻子離開我。我不願意，我愛她，我要祈禱，讓我和她留在一起。他們在打電話談某件事情。我想他們是要送我進監牢。我在哭泣，因我愛生命，不過我不怕監牢。我要在那裏生活。我已經對我

妻子解釋了一切。她不再害怕了，但是她仍然有不痛快的感覺。我粗魯的說，因為我要看到眼淚——但是不是因痛苦而流的眼淚。所以我要去吻她。我要吻她以表示我的愛。我愛她，我需要她。我需要她的愛。A·感覺到我也是愛她的，她要留下和我們在一起。她不走了。她已經打電話賣了她的車票。我並不知道，但是我感覺到。

我的小女孩兒在唱歌：「啊，啊，啊，啊！」我不懂歌的意思，但是我感覺到她要說的是什麼。她要說：「一切——啊！啊！——都不是恐怖而是歡樂。」

註解

(註1)：指尼金斯基在一九一九年元月受邀在聖·摩里茲的 Suvretta House 表演的最後一次舞藝。

(註2)：吉爾芭夫人 (Mme. Gelbar)，維也納的名音樂家，時與尼金斯基隨行。

(註3)：尼金斯基的哥哥斯坦尼斯拉夫 (Stanislav) 在革命期間當療養院被打開，病人被放出時死去。

(註4)：尼氏的妹妹名波洛尼亞，亦即波洛尼氏拉娃·尼金斯基 (Bronislava Nijinsky)。

(註5)：聯盟國的籍民不准為敵國人民花錢。尼金斯基夫人的親戚是匈牙利人。

(註6)：尼金斯基在領帶上繫一個十字架，在聖·摩里茲城各處走動，引人注目，見「尼金斯基傳」。

尾聲

我想要哭，但是神命令我繼續寫作。祂不要我懶惰。我的妻子正在不停地哭。我也在哭。我怕醫生會來告訴我，說我在寫作，我的妻子在哭。我不要去看她，因為不是我的錯。我的孩子看到也聽到每件事情，我希望她會了解我。我愛凱拉。我的凱拉感覺到我對她的愛，但是她也以爲我病了，因爲他們這樣告訴她。她問我睡得好不好，我告訴她我一向來都睡得很好。我不知道要寫什麼，可是神要我寫。不久我就要到巴黎去了，我要造成一個偉大的印象——全世界都會談論我。我不希望人們以爲我是個偉大的作家，或是個偉大的藝術家，甚至是個偉大的人。我是一個單純的人，一個受了很多痛苦的人。我相信我受的苦比基督更多。我愛生命，我要活下去，我要哭，但是哭不出來——我感覺到這樣的痛苦，在我的靈魂裏——一種叫我驚恐的痛苦。我的靈魂病了。我的靈魂，不是我的心智。醫生們不了解我的病。我知道我需要什麼才能痊癒。我的病太重了，不能很快的治療好。我是不可治的了。我的靈魂病了，我可憐，我是個貧民，是個可悲的人。每一個讀到這些文字的人都會痛苦——他們會了解我的感覺。我知道我需要什麼。我堅強，不軟弱。我的身體沒有病——是我的靈魂病了。我痛苦，我痛苦。每個人將會感覺並且了解，我是一個人，不是一隻野獸。我愛每一個人，我有錯誤，我是一個人——不是神。我要成爲神，所以我盡力改進我自己。我要跳舞，我要畫畫，彈鋼琴，寫詩，我要愛每個人。這是我生命

的目的。我知道社會主義者會比較了解我——但是我不是個社會主義者。我是神的一部份，我的黨是神的黨。我愛每個人。我不要戰爭或是國界。世界是存在的。在任何地方我都有家。我在任何地方都可生活。我不要再有任何財產。我不要變成富有。我要愛別人。我是愛——不是殘酷。我不是一隻嗜血的野獸。我是人。我是個人。神在我心內。我在神內裏。我需要祂，我找尋祂。我要我的手搞出版，這樣每個人都能讀到它。我希望改進我自己。我不知道怎樣改進，但是我感覺神會幫助所有找尋祂的人。我是個追尋者，因為我能够感覺到神。神找尋我，所以我們將會彼此找到對方。

神和尼金斯基，

聖·摩里茲——鐸，

古達蒙別墅，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羅萊拉·尼金斯基編，

一九三六年復活節，

貝里弗療養院，

克魯靈根。

關於尼金斯基

陳瑞獻

郝小菲

一八九〇年二月廿八日，尼金斯基生於俄國南部的基輔（Kiev），一個有四百家教堂的城市。他在華沙受羅馬天主教信仰的洗禮，命名瓦士拉夫。他的母親爲了要他避過俄國的兵役，替他報了一個假的生年——一八八九年。

尼金斯基的雙親是波蘭人，且都是舞蹈家。他的父親湯姆士·尼金斯基（Thomas Niinsky）有個流動的舞班，四處表演，足跡遍及俄國的土地，於一八八五年，遠征巴黎。他的母親艾利羅娜·貝利達（Eleanora Bereda）生長在一個宗教與文化氣氛濃厚的小康之家。她不顧家庭的保守觀念，立志要做一個舞蹈家，是華沙舞蹈學校的學生。

風塵雨露，高山平原，無盡的旅程是流動舞者的生活。一次，他們在一個大森林中的山村投宿。當晚，惡人攻擊他們下榻的旅店。這場忽然的攻擊行動，嚇壞了一個懷孕的母親，使她三日不能說話。不久後，尼金斯基的哥哥史坦尼斯拉夫（Stanislav）出生。翌年，尼金斯基出生。在他出生前一小時，他的母親還在舞台上獻藝。尼金斯基可說是一個真正的「舞台的孩子」。他記得他第一次上台表演是在三歲那時。他父親編了一個水手舞。這個三人舞的舞手是尼金斯基，他的哥哥和小妹。

尼金斯基是個複雜又敏感的孩子，且很孝順他的母親。他能成爲一個舞蹈家，他母親的功勞不小。

在他年小時，他哥哥因從四樓的窗口跌下，腦部受傷，從此變成一個精神病人。這時，他父親已有了外遇，在這件事發生後不久，因情婦懷孕而離開家庭。爲了三個孩子，尼金斯基的母親放棄舞蹈生涯，當二房東，討得最起碼的物質生活。哥哥病，妹妹年紀小，能幫忙母親的，只有尼金斯基。他幫母親洗碗碟，看帳單，做瑣碎的工作。由於經濟的困難，以及孩子的前途，他母親曾經屈辱地找過他父親。他父親不但不能給予資助，並且建議讓孩子去從商，不要步他們的後塵。這是一個令她傷心透頂的回答。她決定讓尼金斯基學舞。

一九〇〇年八月廿日，尼金斯基進入聖·彼得堡的帝國芭蕾舞學校，時年十歲。這學校是造就芭蕾舞家的搖籃，每年申請入學的有數百人，而僅錄取六至十名。在一百五十個孩子當中，尼金斯基與另外五個孩子當選。這個學校的堂皇和偉大，使尼金斯基的眼界大開。由於天性內向畏見生人，他在考官面前，懦怯地答不出問題。名師李格（Legat）看到他的特異的雙腿和完美的身體，堅持要錄取他。經過兩年的考驗後，尼金斯基開始六年以上的嚴格訓練，在李格、皆德（Gerdt）、歐布可夫（Oboukhov）和西則弟（Cecchetti）的指導下學舞。

起初，尼金斯基的學習進度是緩慢的。他的老師不了解他的心理，以爲他懶，便去通知他的母親。他母親流淚，要他用功學習。他和其他孩子一樣，是頑皮的。有一次，他用彈弓射中老師的眼睛，終於被令休學。希望破滅，他母親傷透了心。家中債台高築，隨時都有被迫遷出的可能。一次，他母親需要五個盧布，以還清一項再也不准逃避的債務。她告貸無門，只好向一位友好的鄰居開口。那個女人聽後就嘆息，接着流出眼淚說沒錢。尼金斯基眼見這種情景，眼看一家的三餐都成了問題，就痛下決心，要學好舞藝，以便來日可幫助母親。復學後，他以驚人的速度前進，從不自滿，從不厭倦。一天，學生們在課室等先生，尼金斯基自己却在練習騰空的技巧。由於太專心，不注意室中的長凳，他從空中全力降下，腹部撞及凳子，被救入醫院後，與死神掙扎了三個月。

此後，尼金斯基是學校裏成績最好的學生，被稱爲「世界第八奇觀」。他的才華和表現也給他帶來了痛苦。班上的同學妒嫉他、嘲弄他，把他當作是遊戲中的小丑。他極力忍受這種痛苦。一次，當他在練舞時，一個同學將一個音樂鐵架打在他的頭上，把他打昏了，足有五天不醒人事，醫生都以爲他活不了。又有一次，舞校的學生在馬林斯基劇院參加演出時，尼金斯基不知手上有噴嚏粉，而跟一位要上場的歌星握手。一個惡作劇的學生又欺騙那位歌星說他的假鬍子歪了，他於是伸手調正。他上場唱不到兩

句，便不停打起噴嚏來。

尼金斯基的身材不高，體重只有一百三十磅。不過，他的臂力足以把一個舞員高高舉起，一身肌肉都非常強韌。他的臉有點像蒙古人，臉頰很高，杏眼，有一張線條很美的嘴。

一九〇五年，他在編舞家福金（Fokine）的「阿西士和卡拉第」（*Acis and Galatea*）中飾演牧羊神，他的才華已經表露而為人所賞識。一九〇八年，他完成學業，成為帝國芭蕾舞團的成員，正式在馬林斯基劇院獻藝，表演莫扎特的「唐·吉奧華尼」（*Dan Giovanni*）一舞劇。二十歲時，他已經在聖·彼得堡成名。也在此時，他結識了那個富有的藝術大玩傢狄亞義烈夫（*Diaghilev*）。這是尼金斯基生命的轉捩點。

俄國芭蕾舞於廿世紀初期在西歐蔚為壯觀，狄亞義烈夫功不可沒。他毫無藝術天份與才能，原來是到聖·彼得堡去學法律的。不過，他對藝術的興趣却比法律更濃，時常跑歌劇院，欣賞芭蕾舞，看畫和聽音樂。他的活力及組織力叫他不肯只作一個贊助人或旁觀者。一八九八年，他得杜尼雪芙公主（*Princess Tenishev*）及製造商人 S·摩蒙托夫（*Sana Momontov*）的經濟支助，創辦了一份藝術雜誌。一九〇〇年，莫爾公斯基王子（*Prince Serge Volkonsky*）聘他去編帝國劇院的年鑑。嗣後，他搞演奏會、畫展，以及主辦芭蕾舞的演出。一九〇九年，他以旗下的一流音樂家、畫家、編舞家、和舞蹈家創立了芭蕾舞上一個極重要的舞團：「俄國芭蕾舞團」，幾度征服巴黎和西歐的觀眾。他靠一本銀行的支票摺子，把自己的名字和歐洲主要藝術家的大名連在一起，其中包括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班諾伊斯（*Benois*），巴克斯特（*Bakst*），芭芙洛娃（*Pavlova*），卡莎維娜（*Karsavina*），福金，杜布西斯（*Debussy*），拉維兒（*Ravel*），畢卡索（*Picasso*），西力哥（*Chirico*），馬辛（*Massine*），德·法拉（*De Falla*），高克多（*Cocteau*），尼金斯基等一大串。他也因此留名史冊。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二年間，在狄亞義烈夫在巴黎舉辦的芭蕾舞季中，尼金斯基成功地創造了巴克斯特的「希哈拉扎」（*Scheherazade*）一劇中的那個埃及奴隸，滿身慾火，一雙眼睛在黑色之中燃燒，動作活如一個黑人。他也塑造了福金的「狂歡會」（*Carnaval*）中的丑角，「彼特羅契卡」（*Petrouchka*）中的那個受盡班主虐待、永遠在冷漠中遭歧視的傀儡木偶，以及「玫瑰花魂」（*Le Spectre de la Rose*）中的花魂。「玫瑰花魂」一舞後，尼金斯基身上的那朵銀色的玫瑰，被侍者剪下來賣給時髦的巴黎女人。據說侍者以得來的錢，建了一幢漂亮的房子。

芭蕾舞最初原是男性的天下，直到法國路易十四胖得跳不動之時，才起用女舞者。從此，男舞者變成陪襯。而尼金斯基的昇起，刷新了男性舞者的角色。他被譽為「舞蹈之神」、「最偉大的男性舞蹈家」。他的技巧，他的釋義，以及他對性格的塑造集中表現了他的天才。據說，他根本否定了地心吸力，因為他下降時的速度比他上升時更為緩慢。他能以最輕盈最動人的技巧跳最難的舞步。

伊麗莎白·胡雪 (Elizabeth Hauser) 編的「巴黎每日誌」(Paris. Au Jour Le Jour) 一書中的一九〇九年五月十八日，記載的正是俄國芭蕾舞演出的盛況。部長，大使，藝術家，批評家，漂亮的婦女，以及一大堆故作高雅狀的人們，擠滿一堂。當時的舞星計有：芭芙洛娃，卡莎維娜，艾達·露彬斯坦 (Ida Rubinstein) 和尼金斯基，H·拉必丹 (H·Lavedan) 在「Illustration」裡頭寫道：「他是甚麼做成的？他是空心的嗎？他有沒有軀幹？有沒有骨頭？當他極輕微地用力，離開地面，你會去找尋一塊他似乎是靠它才騰起來的跳板。你看他跳躍，上昇，停在他的彈線的頂點上達幾秒鐘，懸着不動，在一種傾斜的延續中，雙腳和膝蓋夾在一起。他以他的演進，給我們帶來了可愛又繁多的形象……這一切確實是驚人的。」諾愛麗伯爵夫人 (The Countesse de Noailles) 描寫尼金斯基時說：「沒有看過他的人，永遠無法知道青春的力量……」很多觀眾都離開座位，湧到後台的兩翼，只爲了看他的一個退場的飛躍動作。「很超卓的，尼金斯基的變形是潛意識的，我覺得這事實是他的天才的印証。」班諾伊斯說。對於這種令人難於置信的飛躍，尼金斯基的回答是：「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跳起來，再向上衝一點點就行。」此外，他能够把自己全然溶入他所飾演的角色中。

這樣的人材，便是狄亞義烈夫所要找尋的一個新的編舞者。一九一三年，尼金斯基繼福金成爲「俄國芭蕾舞團」的編舞者。狄亞義烈夫把他提升到編舞的階段，也不完全是基於個人對他的「戀情」，部份原因是爲了給他的舞團帶來新的改變，而新的改變，只有靠一個新的有創造力的編舞者才能達到。在杜布西的「牧神的午後」(L'Après Midi d'un Faune) 和史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禮」(Le Sacre du Printemps) 等劇中，尼金斯基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證明沒有一個「創造的藝術家」甘於停留在一個不動的位置，不管他的成就多高。他創造了一種新的舞蹈風格。在當時，一如在任何一個「創造的藝術家」所生存的時代，這種新創引起了激烈爭論，尤其是「春之祭禮」，更有「毒草」和「歪風」的氣勢。

「春之祭禮」的作曲者史特拉文斯基是個誕生在奧蘭尼安邦 (Oranienbaum) 城的俄國作曲家，屬

波蘭後裔。在音樂的世界，史特拉文斯基像繪畫世界裡頭的畢卡索，曾經以他的奇異和獨創的作品，給他的對象以巨大的驚動。儘管有人向他作猛烈的攻擊，半個世紀以來，史特拉文斯基的形象，在現代音樂的祭壇上，仍然魁偉。「春之祭禮」的革命性，至今已足是歷史上的事實。「史特拉文斯基評傳」(Stravinsky)的作者R·西歐漢(Robert Siohan)以為：「春之祭禮」所採用的那種多調的程序，由於是巨手的處理，能產生巨大的力量。對於那些「毫無準備的聽眾」，結尾的響聲新得叫他們失去常態。觀眾的反應是狂暴的。他們的咆哮淹沒了音樂。使到整個香榭麗舍劇院(Theatre des Champs Elysees)登時變成一個比賽拳擊的擂台。

作曲家甘比兒(Neville Gambier)在「春之祭禮」一文中的敘述如下：幕起時，一座俄國原始森林的景象，古代異教的祭禮由一團「韻律活動術」的動作表現出來。——沒有獨奏，沒有單獨表演，也沒有普通一般的舞蹈。這到底是甚麼東西？有的觀眾遽然笑了，一經傳染，笑聲變成貓叫，接下來是虎嘯與混亂。而另一派的人也開始反擊，整個劇院立即陷入大喧噪中。保守的芭蕾舞迷大喊殺殺，而「前衛」的觀眾也激烈地「保衛」這種「新的進展」。杜布西忙於「緩和」雙方，叫大眾「容忍」，結果無效。管絃繼續作無聲的演奏，舞者繼續舞蹈，觀眾的耳膜失靈，舞者也聽不到尼金斯基的被叫聲淹沒了的計時聲。尼金斯基在舞台邊，站在桌子上，作曲家拉住他，免得他衝到舞台。上半部結束時，吵鬧聲還是不止。狄亞義烈夫在換幕的時候，仍然把燈亮着。下半部也在吵鬧聲中啟幕。一位觀眾 Carl Van Vechten 回憶說：「一個年青的觀眾，坐在我後邊的廂房，在舞蹈的過程中，爲了要看得更清楚，站了起來。當他的雙拳瘋狂地捶擊我的頭頂時，他的緊張激動之情暴露出來。」

尼金斯基在「牧神的午後」中所創造的新舞法，根據當時的舞台監督格力哥力夫(S. L. Grigoriev)，是「跟着音樂作節奏性的搖動，而後以他們所持的姿勢停下。尼金斯基的目的在於使一種古老的希臘浮雕活動起來。而且，爲了要有這種效果，他叫舞者屈膝，先把腳平踏在後跟上而舞（一反古典的法則）。他也要舞者側着臉，而身體保持着觀眾，他們的手臂也必須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固定彎曲着……」根據「巴黎每日誌」，觀眾對「牧神的午後」的反應仍然是正反兩面的。有人稱之爲「立體派的舞蹈」，也有人，像法國報紙Le Figaro的評論者卡味(Gaston Caimette)，就憤怒異常：「那些跟我們談到這個表演的人，簡直是跟我們開玩笑。我們是看到了一個無禮的牧神，行動卑下，帶着色情的獸性，厚顏無耻的手勢。如此而已。」

俄國芭蕾舞季使到狄亞義烈夫和尼金斯基成爲世界知名人物。不過，他們之間的同性戀使到尼金斯基在身上的負擔日益加重。狄亞義烈夫在最初時對他就完全是性慾的。在他的日記裡，他說他之所以讓他玩弄，是因為他要錢，否則他和母親將會餓餓而死，他根本就不喜歡狄亞義烈夫。當時，他在馬林斯基劇院的收入不够維持家庭，又他的哥哥已嚴重發瘋，極需要治療。狄亞義烈夫收容他進入俄國芭蕾舞團，在經濟上是一個轉機。

尼金斯基漸漸地厭惡那種「是藝術家又是情人」的關係。他和狄亞義烈夫吵了幾次。在吵鬧之中，史特拉文斯基總是支持狄亞義烈夫，而尼金斯基始終被當作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小鬼。

一九一三年八月，尼金斯基有機會離開狄亞義烈夫。他終於與一個年青的舞者羅萊拉·德·布斯基（Romola de Pulsy）在南美阿根廷的首都布伊諾斯·艾利斯閃電結婚。她是一個匈牙利貴族家庭的女兒。這婚姻造成他與狄亞義烈夫的破裂。狄亞義烈夫給他一封電報，辭掉他在芭蕾舞團的職位。

關於這件事，尼金斯基會給史特拉文斯基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發表在「史特拉文斯基與羅柏·克拉夫談話錄」（Stravinsky in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Craft）一書中：

親愛的依戈：我不能向你隱瞞這幾個月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你知道我去南美，四個月不在歐洲。這四個月使我在金錢和健康方面都付出很高的代價。我購宿的房間每日需一百五十法郎。我不是從薛格（Serge，即狄亞義烈夫）那裡賺得這些錢，反之，我必須從自己的資金中取出。我們在南美時，薛格做了些甚麼？我不知道。我多次給他寫信，全無答覆。而我也需要一個答覆，因為我在編製兩個芭蕾舞——史特勞斯（Strauss）的「約瑟與波弟發」（Joseph and Potiphar）（即史特勞斯的 Josephslegende，一九一四年首次在巴黎上演），另一個是巴哈（Bach）的音樂。這兩個舞的一切漸備工作都已做好，我只需加以排練。我不能在美國排練，因為熱度可怕，我們幾乎熱死。在那兒，我如何能保持健康直到最後一個晚上，我也不知道。可是，在美國，我是幸運的，我在這兒病了兩個月。現在我已經沒事了。我沒有邀請你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因為我知道你不能來，我沒有寫信給你，因為我太忙。原諒我。我和我妻子到她的在布達佩斯的娘家，我立即從那裡寄一封電報給薛格，問他何時我們能再見面。我得到的回答是格力哥力夫（即舞團的舞台監督）的一封信，通知我在這一舞季中我不會被請去上演任何芭蕾舞，又說人家不要我這個藝術家了。

請來信告訴我，這是否屬實。我不相信薛格會這樣粗鄙地對待我。薛格欠我很多錢。兩年來，我沒有得到甚麼，不論是我的舞蹈，或是我上演Faune, Jeux和Sacre du Printemps的酬勞。我為舞團工作是沒有合同的。若薛格真的不再和我一起工作——那我就失去一切了。你了解我的處境。我不能想像究竟發生了甚麼，以及他這種行動的原因。請你問薛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後給我寫信。在德國，巴黎和倫敦等地的報章都報導說我不再和狄亞義烈夫一起工作了。但是整個報界是反對他的（包括副刊）。他們也說我在籌組自己的公司。我的確在接受來自各方面的建議，最大的建議是來自一個富商，他願意拿出一百萬法郎來組織一個新的「狄亞義烈夫俄國芭蕾舞團」——他們要我獨自的藝術方向，並有大量的金錢以作佈景，編樂等用。可是，在未得到你的消息之前，我不會給他們一個肯定的答案。我的無數朋友來信，都很氣憤和憎恨狄亞義烈夫。我希望你不忘記我，並且立即給我回信。

你親愛的

瓦士拉夫

向你太太及我所認識的人致候。V.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二

I Hildebrandt ut 51 (布達佩斯)

史特拉文斯基不記得他怎樣回覆，不過，他記得當他再見狄亞義烈夫之時，舞團的另一個舞星馬辛已然取代了可憐的尼金斯基。這封信，足於看出尼金斯基的天真，率直和無辜。在史特拉文斯基的眼中，尼金斯基是個誠實又無知的孩子；他不了解：在社會之中，人往往不能將他的心中話都說了出來。他這麼不注意存在舞團中的政治、性的妒忌和種種心機，這在史特拉文斯基看來，幾乎是不可信的。事實上，狄亞義烈夫的妒忌，不僅毀了尼金斯基，也使尼金斯基那位才華出眾的妹妹波洛尼亞在舞團中得不到公平的對待。狄亞義烈夫以為男人對女人有愛是病態的。他常常談到蘇格拉底，耶穌，達文奇，米開朗哲羅，又說所有偉大的藝術家多少是有同性戀的。波洛尼亞是女的，又偏偏是尼金斯基的妹妹。由於狄亞義烈夫的妒忌，羅丹要為尼金斯基雕塑的像永遠沒有完成。當時，有很多畫家為尼金斯基畫像，一個手勢，一種步態，一些動作，都曾經被畫了下來。年老的羅丹也要為他彫像。在羅丹的工作室，尼金斯基赤裸地做他的實體模特兒。羅丹熱情地速寫他的每一塊肌肉。最後，羅丹決定要他採取一種類似米

開朗哲學的「大衛」那樣的姿勢。工作完畢，通常都是狄亞義烈夫來接他回去。一次，在巴黎七月的一個陰悶窒息的下午，濃酒，熱氣，長時間的工作，使到兩個藝術家都累了。尼金斯基安靜地睡在長椅上，蓋着一條圍巾，羅丹睡在他的腳邊。狄亞義烈夫比往常來早了一步，看到這種情景，便悄悄地走了。從此，他落地地阻礙他們繼續工作，也因此毀了藝壇上的一件傑作。

在他們婚後的五年中，生活緊張混亂。尼金斯基的妻子是匈牙利人，而匈牙利和俄國正在戰爭。他們遷到布達佩斯，住在她的家裡。隔年的歲月，也盡是怨恨，她的親戚想強迫她和尼金斯基離婚。英國青年作家及思想家哥林·威爾遜(Colin Wilson)認為：尼金斯基是神和孩子的結合體；他妻子對孩子的一面很是了解，對神的一面却是一無所知。尼金斯基自組的公司和他的新芭蕾舞在紐約有個舞季，可是他們有數不盡的困難和苦惱必須克服。尼金斯基沒有做生意的才幹。這位被形容有「一張沉思中的佛、埃及雕像的」臉容的舞蹈家，氣質秉性極為內向，這些無盡的人間瑣事，把他搞得極是緊張，而且他背負時代的戰火，時常為死去的兵士的幻影所困擾。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們移居聖·摩里茲，這時他們已經有一個孩子。尼金斯基這時在編一個新的芭蕾舞，同時也開始閱讀許多東西。他經常和妻子去滑雪、遠足、滑水。他也開始寫日記，寫出他對一般事物的看法，也常常練習繪畫的技巧。他結識了一位托爾斯泰專家，因而興起隱居的念頭，想放棄舞蹈，歸隱在俄國的一個小農莊裡，甚或是一個寺院。他的妻子對他已經感到不耐煩，對她丈夫所想的一切沒有甚麼同情。可是，尼金斯基還是思想着托爾斯泰、妥斯托也夫斯基和尼采。一個星期天，一個年青的僕人告訴尼金斯基夫人說她的丈夫站在村中的一條路上，身上掛着一個十字架，頻問過路者有沒有上教堂。那人小時候見過尼采，他添說：「尼采先生在被帶走以前，也經常是這樣的。」尼金斯基夫人去請教一個精神病專家。別的癡象也出現了。他的房裡掛滿了畫，全是紅色和黑色的。「像染滿了血的停屍房。」「他們是死兵的臉。」「他告訴他的妻子：「那是戰爭……」

他有兩次以兇暴的態度對待她。她寫道：「他像是個陌生的人。」後來便是他「和神結婚」的事件。他也曾受邀去跳舞。在許許多多觀眾之前，他站着不動，凝視觀眾近半個鐘頭。他妻子寫道：「觀眾就像被催眠了。」最後，他告訴觀眾：「我要為你們舞出戰爭，舞出戰爭帶來的痛苦和死亡……你們沒有做過甚麼來防止這場戰爭，所以，你們對它也應該負責。」「他的手勢都是偉大的。觀眾……像是被弄呆了。」他跳出一種像畢卡索的「基尼卡」(Guernica)那樣的舞蹈。幾個星期後，在蘇力澤的一

個精神病專家跟他的妻子說：「你該勇敢起來……你的丈夫已經不可醫治的瘋了。」

同一天，她的父母抵達蘇力澤。當他們得知尼金斯基發瘋的消息後，就等到女兒離開旅館，然後召警察帶走「那個瘋子」。從此，這位舞蹈奇才完全沉入他個人的世界裡，再也沒有回轉過來。在以後的歲月中，在不同的療養院內，他一直看着天空，從不回答一個問題，對甚麼都不感興趣。他卸下一切責任、愛、恨、眼淚和歡欣，永久地隱去了。一九五〇年，他死在倫敦的一家病院。

巨匠卓別靈在他的「自傳」(My Autobiography : Charles Chaplin) 中有一段關於尼金斯基的記載：

「尼金斯基和俄國芭蕾舞團的團員也到片場。他是個嚴肅的人，漂亮、高顴骨、有一雙悲傷的眼睛。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俗裝的出家人。我們正在拍攝 The Cure。他坐在攝影機的後邊，看我們在拍一場戲，我以為那場戲是好笑的，可是他沒有笑過。雖然別的旁觀者都笑了，尼金斯基坐着，越來越悲傷的樣子。要走之前，他來和我握手，他以空洞的聲音說他是如何欣賞我的工作，並且問說他是否可以再來。『當然當然。』我說。以後的兩天，他悲傷地坐着，觀看我。在最後的那天，我吩咐攝影師不要裝上膠卷，因為我發現憂悵的尼金斯基，他在那兒會破壞我表演諷諧的努力。總之，每一天到最後他總是來向我祝賀。『你的喜劇是芭蕾舞化的，你是一個舞蹈家。』他說。」

「我還未曾看過俄國芭蕾舞，或是關於那類的任何芭蕾舞。不過，我終於受邀參觀那個演出。」

「在劇院，狄亞義烈夫問候我——他是個有活力和熱情的人。他沒有排上他認為我一定會欣賞的節目為歎。『真不巧，不是『牧神的午後。』』他說。『我想你一定會喜歡它。』之後，他很快地轉向他的經理人：『告訴尼金斯基，我們將在休息過後特別為Charlotte演牧神。』」

「第一個節目是『希哈拉扎』。我的反應多少是反面的。戲太多，舞蹈太少，而林士基、哥沙可夫(Rimsky-Korsakov)的音樂是累贅的，我想。接下去是尼金斯基的一個雙人舞。他一出台，我立刻被震住了。在世界上，我只見過少數的幾個天才，尼金斯基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是有催眠力的，像神一般，他的沉着暗示世外的心境；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是詩，每一個跳躍都是進入奇異幻想的飛升。」

「在休息時，他叫狄亞義烈夫帶我去他的化裝室。我啞口無言。你不能够扭擰雙手，用語言表示你對偉大藝術的欣賞。在他的化裝室，我靜靜坐着，看着他在鏡中的奇異的臉，當時他在化裝，為牧神而在雙頰上塗着綠圈子。他拙於言詞，就我的影片提出一些不連貫的問題，而我也只用單音平板的字句回

答。休息過後，準備鈴响了，我提議回到我的座位。

『不，不，還沒到呢。』他說。

有人敲門。『尼金斯基先生，序樂已經完了。』

我焦慮起來。

『沒關係。』他答：『時間還多着。』

我吃了一驚，我真不知道爲何他會這樣。「你不覺得我還是離開好？」

『不，不，讓他們奏第二次序樂。』

狄亞義烈天終於來了。他衝進房內：「來，出來呀！觀眾都在喝采了。」

『讓他們等吧，這樣更有意思。』尼金斯基說，然後開始問我更多瑣碎的問題。

我很尷尬。『我真的應該回去我的座位。』我說。

『在『牧神的午後』中，尼金斯基是沒有匹敵的。他所創造的神秘世界，在田園式的愛意的影中暗潛動的悲劇感，當他穿過它的神秘，一個充滿熱烈的悲哀之神——這一切，他都用幾個簡單的姿勢輕易地表達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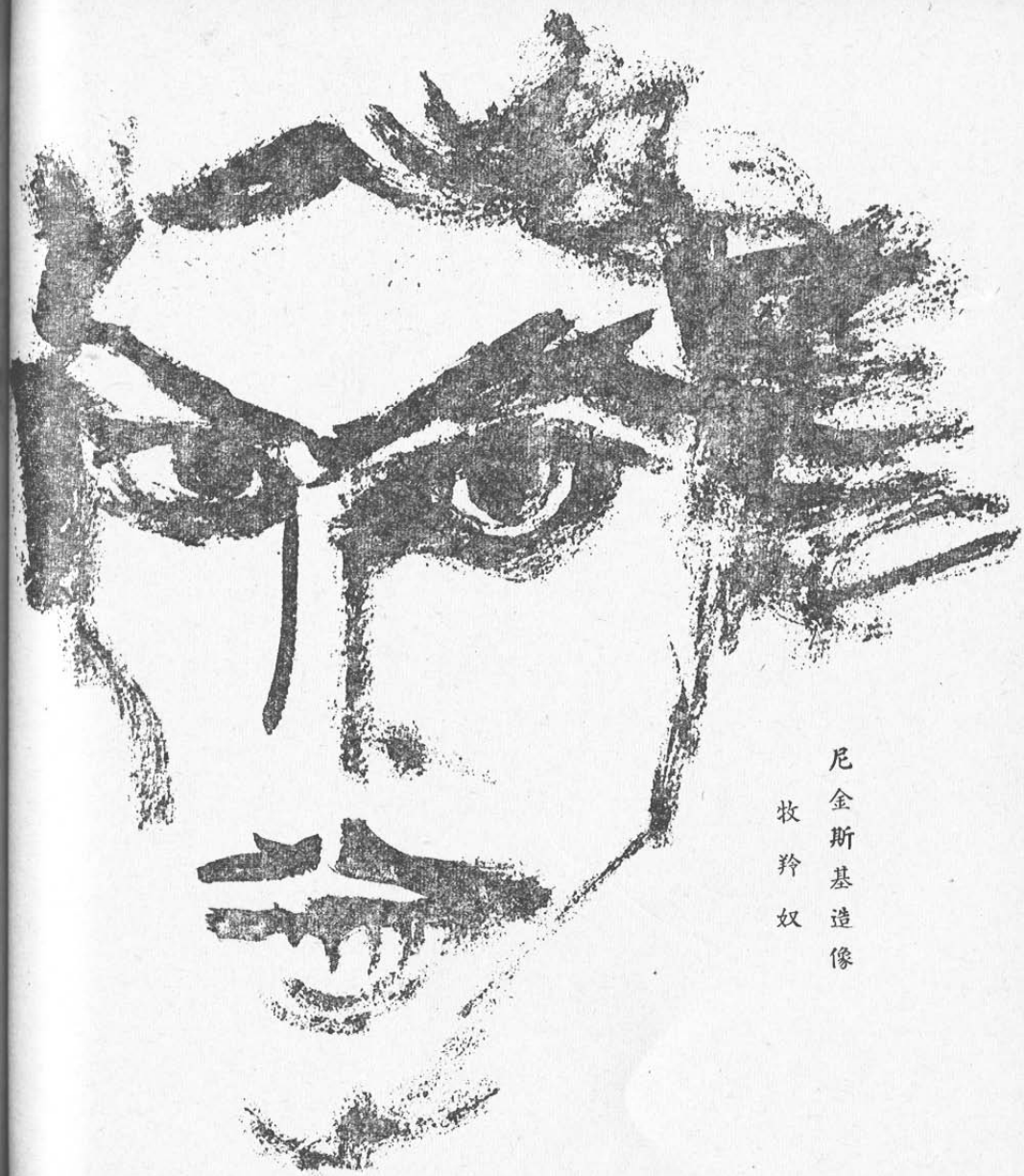
「六個月後，尼金斯基瘋了。在他讓觀眾苦等的那個下午就已經有了癡象。我親眼看到一個敏銳的心靈開始離棄一個殘酷的被戰爭蹂躪的世界而進入他自己的夢境之中。」

製片家哈利沙士曼(Harry Saltzman)要將這位廿世紀初期男性舞星最完美的一生活拍成電影，取名「尼金斯基的一生」，導演是英國的東尼李察遜(Tony Richardson)，主角是一九六一年投奔西方的蘇聯芭蕾舞星雷里耶夫(Rudolf Nureyev)。影片已於七月開鏡。雷里耶夫是今日西方首席芭蕾舞星，能在空中旋轉七次，是唯一可與尼金斯基併比的一人。尼金斯基的妹妹波洛尼亞也是著名的舞星，在看過雷里耶夫的表演後，喜極而泣，說在他身上，她看到亡兄的影子。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五日

本文取材自..

- Romola Nijinsky : *Nijinsky* (Victor Gollancz, 1936)
Colin Wilson : *The Outsider* (Pan Books, 1963)
Elizabeth Hausser : *Paris. Au Jour le Jour. 1900-1919.*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8)
Robert Siohan : *Stravinsky* (Calder & Boyars, 1965)
Stravinsky and Robert Craft : *Stravinsky in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Craft* (Pelikan Books, 1962)
何恭上編譯：認識芭蕾舞（大江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
Peter Brinson and Clement Crisp : *Ballet for All* (Pan Books, 1970)
Hans Verwer : *Guide to the Ballet* (Barnes & Noble, Inc. 1963)
Charles Chaplin : *My Autobiography* (Bodley Head, 1964)
Neville Gambier : *The Rite of Spring*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o. 14)
Arthur Franks : *Dancing as a Career* (Batsford, 1963)



尼金斯基造像
牧羚奴

序中譯尼金斯基日記

郝毅民

讀了瑞獻小菲合譯的尼金斯基日記，我很喜歡這樣的創作和這樣的譯文。這樣的譯文以中文爲面貌却有十足的西文神髓。我們可以從中文編織的文句中體會到一個異國人的精神活動，別有一番趣味。

尼金斯基說：「我寫作不是爲了娛樂我自己而是要使人們了解生命和死亡」。他在寫這些日記時完全是在記述他自己的「心」他自己的「神」。尼金斯基生活在他自己的宇宙裡。人世上的習俗禮儀；文辭上的章法格律全然不在他的意下。兩位譯者的中文格調在此一基礎上很貼切的表達了原作者的「意態」。有某些文句，中文本有現成的「成語」可用，譯者們都沒有去理會，坦然直接的對譯而出。例如尼氏在日記裡說：「我就不怕評論文章，所以我不向他們彎腰」。這「彎腰」兩字本可用「折腰」來抖一抖文袋的。另一則譯文：「人們以爲文章寫得好的人一定會了解舞蹈藝術，但事情並不這樣」。這末尾七個字，我們不是日常都說「事實不然」或「其實不然」的嗎？也就是因爲如此所以這譯文大有深山清泉般的清新，不失尼金斯基這種人物的獨語日記體裁。

尼金斯基是個怎樣的人物呢？職業，聲望我都不必說。這裡要說的只是我個人在讀他的

日記過程中曾經被它引發了一些什麼反應。

長年的職業訓練與經驗養成了一種習慣；人們說尼金斯基是個瘋子，我想：「是嗎」？尼金斯基自己否認說我不是瘋子，我想：「不是嗎」？實在的，在讀此譯文之前我對尼金斯基一無所知；閱讀之後據日記所載點點滴滴的小事，對他的身世產生了許多聯想。

這日記寫來很是特別，雖然處處顯着「我與神的合一」的概念但讀來並不覺得有什麼道學氣，反而感覺到一股溫柔的叛逆勁兒。行文的波濤起伏往往令人有始料不及的欣喜或嘆讚。

尼金斯基寫道：

「我要輸去我最後的錢而他們也許會給我更多」。——這含蘊着多大的一股追求狂熱。
「我不喜歡過去了的時代，因為我是活着」。——就是出之于瘋人之口也是對我們有益的。

「一個窮人是不會去這些慈善機構的。因為他被衆人誤解而覺得羞恥」。——沒有實際體驗的人寫不出這般的句子來。

「在一件禮物中，我是神」。——若不是神這件禮物便成了恩賞了。因為牠失去了心。

「一顆閃爍的星是生命」——而一顆不閃爍的星是死亡」。——他仰望太空，他內視人生。

「假如她是睡覺的而不是坐在那兒瞪着我，我就能够睡了」。——這些話多淺白又多深刻的道出了一種心感狀態來。

「我不喜歡讚頌，因為我不是個小孩子」。——與我們日日親目所視親耳所聞的現實正相反。

「他們以爲人愈富有就愈快樂，但是人所保有的東西愈少就愈感覺到和平和快樂」。——這「所保有的東西」包含甚廣。而譯文的「和平和快樂」兩個「和」字緊接應用，因爲上下兩「和」字的發音不同，念起來韻調尤感親切。

「打住！不要在此專作「名句摘錄」了，斷章取義會導入歧途的。

究竟尼金斯基有沒有發瘋呢？當年歐洲的幾位精神病學大師都診察過尼氏的病情。他是

「不平常的人」之一應是事實。「不平常的人」應該分開來作兩大類：偉人如帝王、將軍、財主之類的得歸入這一組。要認識這一類人物不難——凡屬那些被師長們指給小學生青年們作為示範指標的偶像皆屬之。另外一組就稍為不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自然是瘋子，而光着屁股見客的魏晉之季的人物就另有稱呼了。還有忠心奉行「輸光最後的一文錢也許他們會給我更多」的人，拼命買馬票又該當如何尊稱呢？若有人要寫畢業論文不妨試試這個題目：從狂狷到瘋癲的分類觀察。內容是收集天下「不平常人物」的生活資料加以排比分類，必然精彩。

尼金斯基的被視為瘋狂在他的日記中有記錄可查。我們只略舉一二于此：

「我突然以一個巨大的大力捶碎一顆胡桃。」

「我發精神病所以我用拳頭打胡桃。我的妻子被嚇倒，所以我就跑去寫作。」

「我假裝由于午餐前喝的酒而生痛。」

.....

諸如此類的行爲，來得突然去得幌忽，出之于一個成人，自爲一般禮俗所難以接受。用言語文字爲「瘋的行爲」下個略說很不容易，但日常指某人是個瘋子卻又不難。某一行爲的本身並沒有「瘋」與「正常」的區別，這端賴某一行爲出現在整個生活中是否協調或畸出。「捶碎胡桃」有什麼不對？然而發生于尼金斯基與太太共餐時就有些嚇倒太大的作用。人們的行爲猶若一個個的音符，各個人的生活模式猶若樂譜上的調門兒，正常人的調門兒無論怎樣不同，總有約定的調門兒可據，演奏出來有好有壞，但因爲是按譜的所以「正常」。瘋子的行爲是不按調門兒規格的隨心亂譜。

沒有一個瘋子承認自己是瘋子。尼金斯基也不承認他自己是瘋子。他寫日記正是要否認他瘋，要細心的解說這些被視為瘋的行動都是勢所必爲然的、善意的、甚至是神聖的。尼氏自己常說：「我的心在哭」。

尼氏的日記是有血有淚的，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所以尼金斯基的日記被當作一件藝術品欣賞它是有獨特生命的。同時把它當作個人心理變態研究的資料看，它是第一手的。從這後一個角度看，我頗疑心經過了他的「愛妻」整理後的東西會不會有所保留的地

方？

尼金斯基極強烈的愛着他的母親。我用「極強烈的」來形容是因為這種愛的深度超過一般的母子之情。從變態心理的角度思考，愛與恨蘊藏在意識裡的與表現在行為上的往往恰恰相反。個人在嬰幼時期的感受影響尤為深重。因此尼金斯基的幼年家庭生活以至他的父母的婚姻情形很關重要。一個對父母懷有怨恨心的子女往往要表現出特別強烈的「孝順」，以遮蓋他良心上因文化傳統所產生的「罪惡感」。在我看，一個常常對父母發點小脾氣的女兒，在她內心的深處對父母的愛是真摯的，行為也屬於正常範圍。尼金斯基是否在他的嬰幼時代遭受到感情上的失調呢？沒有直接的証據。但我們從尼氏的日記裏知道他的母親是辛苦的，時代也是艱難的。人情之常可能是這樣；妻子在專注于順服丈夫的時日中往往會疏忽了對子女的感情上的責任，對於一個「天才兒童」這種感情上的乾旱對於人格影響的程度會格外的複雜而顯著。

對於父親在表面上尼金斯基也許是「恨」，但內心實在是敬重的。他對母親的強烈的「孝順」很可能是出于一種取代「父責」給母親（妻子）的補償。

尼金斯基的婚姻內含也是很令人疑心的。他是帶有極濃厚的「母親凝固性」的男人，本質上不會成為理想的丈夫。若再容我「大胆的假設」，我猜想尼氏與夫人的結合不會是純然出于愛，而婚後的尼氏很可能的又受到另一個女人的撼動。然而尼金斯基本人卻生活在他太太與岳家群眾的包圍中。尼氏在日記中始終用「愛」字來述說與太太的關係，但事實顯示的卻是厭惡的表情。在「生命」一章中有關「吃肉是不好的」一節充份的表明了他與妻子間的「感覺」。尼金斯基希望妻子自動的離開他。

「拋棄妻子」這個念頭對尼氏是有「罪惡」感的。尼金斯基毫無疑問的是個天才，有善良的本性，有脫俗的理想。這樣的人在感情的極度矛盾沖激之下他會編造故事，另創宇宙。他自己神化自己，誇張愛，下意識中是希望他的神他的新宇宙來為他負一切好的或壞的責任。終于自己也可以脫去刺心的罪惡感。尼金斯基的生存真是一個大的矛盾。沒有他的天才與理想他不可能用他的肢體形化音樂；有了他的天才與理想終于使他成為要在俗世中建立天堂

的痴心鬼。不禁使我感省；魯鈍者只在現實下伏首求生，敏感者卻要振翅沖出凡網。前者是受罪，後者是發瘋。兩者之間是否還有蹊徑可尋呢？

尼金斯基在追求的是什麼？他說：「我不喜歡自我主義……要每一個人都快樂。假如我發現每一個人都得到同等的分配，我將是最快樂的人」。他最希望的是「妻子的了解」，但妻子只「以爲是『他』的怪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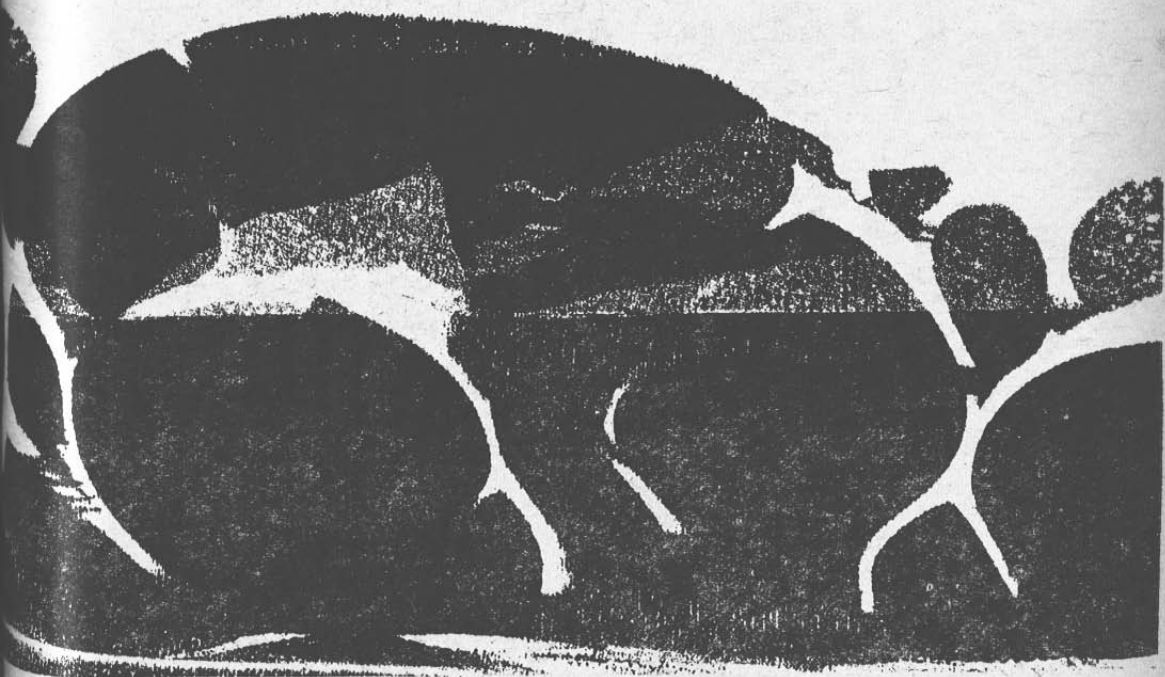
我們來讀尼金斯基日記的時候却不宜以「他的怪念頭」來評價。原因是我們自認爲正常人的心鏡蒙塵已久，照不見自己也照不見旁人。能够虛心的了解一個被認爲瘋子的自由，或不失爲磨明心鏡的一法。我們多麼須要「了解」！「我不要人們被迫看我的書，但是我希望他們看這本書，並且到劇院看我跳舞，因爲他們將會得到啓示」。

喬治·威爾遜著

JAMES JOYCE

Ulysses 斯西里尤·

完顏藉譯



奈斯托

你，柯克蘭，那一個城市要他赴援？

——老師，達連敦。

——很好。還有什麼？

——一場戰事，老師。

——很好。在那裡？

那孩子的茫然的面孔，那茫然的窗。

（歷史）爲記憶之女捏造出來的故事。倘非記憶捏造，在某些方面却是如此。當時，那是布列克出於不耐煩衝口而出的一句諺詞。我已有所聞，所有空閒留下的虛墟，破碎的玻璃和傾倒的水泥工程，而時間是一把蒼白滅絕的火焰。到底給我們留下什麼？

——我忘記那地方，老師，那是公元前二七九年。

——那地方是阿斯古倫，史蒂芬說，看着那本血肉模糊的書裡的名字與日期。

——是的，老師。他還說過：另一次那樣的勝利，我們便完蛋了。

那句全世界人都記得的話。心裡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寧靜。從一個遍地死屍的平原之上的小山頭，一位將軍仗着他的矛槍，對他的軍官們說話。任何將軍對任何下屬軍官都說過的話。他們洗耳恭聽。

——你，安士德隆，史蒂芬喚道。什麼是皮魯斯的結局？

——皮魯斯的結局，老師？

——老師，我懂得。問我，老師，康姆（自告奮勇）說。

——等等。你，安士德隆。你對皮魯斯懂得些什麼？

一包捲餅服服貼貼地躺在安士德隆的書包裡。他把它們放進掌心，不時揉曲，然後輕輕地吞下。餅屑纏住他的脣肌。他口氣中含有甜味，富裕人家，以他們的長子身在海軍爲榮。維戈路，達爾基。

——你說皮魯斯，老師？皮魯斯，是個碼頭。

大家都笑了。無歡而具有高度惡意的笑。安士德隆向同學們望望，側着臉傻笑。餘暉之間他們會笑得更大聲。我意識到我的缺乏策束和他們的爸爸所繳付的學費。

——現在告訴我，史蒂芬說，以書拍那孩子的肩膀，碼頭是什麼？

——老師，安士德隆回答，碼頭是伴向波浪的東西。一種橋。如京士敦碼頭，老師。

有些學生再度笑，沒有樂意却具有深意。後排椅子上的兩個低語。是的。他們曉得：雖然從未學過，但斷非無知。全班皆然。他以羨嫉之心注視着他們的臉孔。艾迪，衣特爾，葛狄，莉莉。他們的相助之外：連他們的氣息，也含有茶與果醬的甜味，他們的手鐮磨擦窸窣私語。

——京士敦碼頭，史蒂芬說，是的，那是一座失意的橋。

這話使他們的眼睛有訝色。

——爲什麼，老師？康恩問。一座橋是橫越一條河的。

這是海恩斯的低級書的料子。這裡沒人聽。今晚，在狂飲與濶論之間，巧妙地戳穿他那經過磨尖的心的鐵甲。那又算得了什麼？還不是一個主子宮廷裡的弄臣，受寵但不受尊重，爲了贏取主子一聲寬宏的讚賞，爲什麼他們選擇了那一套？並非全爲了受用的愛寵。對他們，歷史也是一則像任何其他入常聽過的故事，他們的國士是一間當舖。

皮魯斯豈不是在阿哥斯栽在一個婆娘的手裡，凱撒豈非被刺而亡？他們均非輕易可以忘懷的人物。時間分類他們並把他們關在他們本已掙脫了的潛能無限的囚室中。但那些一路來可爲的人能看得出他們的永無可爲麼？還是只有可能的才會變成可能？編織吧，風的編織者。

——老師，給我們講一個故事。

——噢，老師，請你講一個鬼的故事。

——你們打從那裡唸起，史蒂芬問，把另一本書打開。

——別再哭泣，康恩答。

——好，塔爾波，你唸。

——歷史怎辦？老師。

——以後才來，史蒂芬說。塔爾波，你唸。

一個臉孔黝黑的小孩攤開一本書，輕巧地把它塞在書包的胸布下。他喊着課文，唸出詩的片斷來：

——別再哭泣，可憐的牧羊者，別再哭泣。

黎西達，你的悲傷未死，雖然他已葬身在水床底下。

那必定是一種變動，可能變成可能的實際情形。阿里士多德的話，在朗朗的詩句中形成，並飄流進聖真尼維夫圖書館孜孜不倦的肅靜氣氛裡，在那兒，他鑽研，夜以繼夜，免受巴黎罪惡的沾染。他的肘旁，一位斯文的暹羅人在參考一部兵法手冊。我的四周，盡是充實和正在充實中的頭腦；在燈光下，蒼白，與驟約跳動的心葉；在我的心的黑暗角落，是下略的一隻樹懶，執拗，怕光，能動她的龍鱗軀體。思想是思想的思想。靜中的睿智。心靈之盡致；心靈是萬形之形。靜寂的一刹那間廣大的閃光：萬形之形。

塔波爾重唸一遍：

——憑主的神能步過波浪

憑主的神能……

——翻開另一面，史蒂芬悄悄地道，我一點也看不到。

——老師，什麼？塔波爾直截地問，頭彎向前。

他的手翻過另一頁。他身子往後靠，繼續想着他剛記起的事。步過波浪的人。他的影子也在這些畏怯的心靈上，在嘲笑者的心上與唇上和我的心靈上。它留在那些給他一枚稅銀者的殷切臉孔上。凱撒的歸於凱撒，主的歸於主。黑眼睛的凝視，一句謎語，織呀織呀織在教堂的樞機上。是的。

迷我，迷我，迷到亂啊。

我的老子給我種子去撒播。

塔波爾將合起來的書本往書包裡一扔。

——完了？史蒂芬問。

——是的，老師。十點鐘要打棍球，老師。

——老師，今天只上半天。今天是星期四。

——誰能猜中一則謎語？史蒂芬問。

他們把書本收拾，鉛筆乾咳有聲，書本的紙張窸窣私語。他們擠作一團，整理書包，大家興高彩烈地說：

——謎語？老師，問問我，老師。

——噢，問問我，老師。

——難猜的，老師。

——謎語來了，史蒂芬說。

公雞啼

天空如洗：

天上的鐘

正敲着十一。

正是這個可憐的人

魂歸天國之際。

——是什麼？

——什麼，老師？

——再說一遍，老師，我們聽不見。

當謎語重覆時，他們的眼睛睜得更大。

——那是什麼，老師，我們猜不出。

史蒂芬的喉嚨作癢，回答：

——狐狸在一灌木叢下埋葬他的祖母。

他起身，高聲發出不自然的笑，他們以掃興的呼叫相迎。

門上有一聲手杖的敲擊，走廊裡有一個聲音喊叫：

——棍球！

他們一哄而散，有的從坐櫈上抽身，有的跳出櫈子。一下子，他們走後一乾二淨，球板室內傳出球板互擊聲，他們的皮靴聲與話語。

單獨留下的薩仁，姍姍前來，展示一本開着的簿子。他蓬鬆的頭髮和瘦削的頭項說明他沒有準備好，透過模糊的眼鏡，他的無神的眼睛仰望，露出哀求之色。在他那不出色與無血色的雙頰上，有一小撮淡淡的墨水污點，作核狀，痕跡猶新，潮濕有如蝸牛的血。

他將簿子擡上。簿紙的上方出現算術字眼。繼後爲斜體的數字，底下是字體不正的簽名。薛里爾薩仁：他的姓名與印章。

——狄西先生叫我全部再抄，他說，然後給你看，老師。

史蒂芬摸摸那本簿子。不管用。

——現在你懂得怎麼做嗎？他問。

——十一題到十五題，薩仁回答。狄西先生叫我從黑板上抄下來，老師。

——你自己會做麼？史蒂芬問。

——不會，老師。

醜而無用；瘦削的頸項與蓬鬆的頭髮與墨水污點，一張蝸牛床。但有人愛過他，把他放在她的懷裡與她的心裡。要是沒有她，世界會把他踉在脚下，一隻被壓個稀爛的蝸牛。她愛過他那脆弱多水的血肉——這血肉來自她本身。難道當時這些才是真的？生命中唯一的真實？暴烈的科拉姆班奴士（十六世紀愛爾蘭聖徒，曾在歐洲大力宣揚克勒特人的宗教——譯者）以聖教熱誠騎在他的母親伏下的軀體。她已不在人間：一根在火裡燃燒的細枝的攪抖枝架，一陣花梨木與濕灰燼氣味。她使他免於被蹂躪，而且已經不在人間，此事恍如眼前。一縷可憐的幽魂已赴天國：在眨着眼的衆星之下的灌木林裡，一隻狐狸，皮囊中含有一股邪氣，以一對無情的光亮眼睛往地下挖，靜聽，把泥土挖起，靜聽，挖了又挖。

坐在薩仁的身旁，史蒂芬把數學難題解了。他利用代數證明沙士比亞的幽魂是哈孟雷特的祖父。薩仁從他歪斜的眼鏡中射出疑惑的眼色，球板室裡有棍球拍相碰聲：操場裡有球被擊中聲與呼叫。

紙上，符號披著文字服裝正色起舞，戴着正方與立方的奇形怪帽。伸手，旋身，向舞伴彎腰：這便是：摩爾人異想天開的玩意兒。阿維洛斯（Averroes）與摩斯邁蒙奈迪斯（Maemondes），一舉一動全是黑人，也已不在人間，在他們的哈哈鏡中，閃現出世界的隱晦的心靈——一個在光裡發亮的黑暗，這黑暗是光無法滲透的。

——你懂了麼？你自己已能算第二題麼？

——懂了，老師。

薩仁以長而不清的筆劃抄下答案的資料。一直等着一聲指點，他的手老老實實地推動那些把握不住的符號，一層淡淡的愧色在他那無血色的皮膚後面閃動。母愛（Amor matris）：主語與賓語位。以

她的貧血和含有乳酸的乳，她餵過他，不讓他的襁褓爲他人所見。

像他的正是我，這兩個斜斜的肩膀，這副蠢相。我的孩提，正在我的身傍變腰。只因相距太遠，我無法伸手捉摸一次，連輕輕的一觸都不可能。屬於我的已然遠去，而他的却玄秘得如同我們的眼睛。沉默、無情的神秘，穩坐在我們兩顆心的黑殿裡，詭秘厭倦專制，專制者願意被推翻。

數學算好了。

——簡單得很，史蒂芬站起來說。

是的，老師。謝謝，薩仁回答。

他以吸墨紙吸乾紙面，並把薄子帶回他的座位。

——你最好去拿你的棍球板，好參加他們，史蒂芬跟着那孩子的不靈活的身形，跑向門邊說。

——是的，老師。

在走廊中，有人喊他的名字，喊聲來自操場。

——薩仁！

——快去，史蒂芬催他。狄西先生在叫你。

他站在門廊上，眼看着那遲鈍的身子匆匆忙忙走向吵鬧的操場，那裡叫嚷之聲正濃。他們分成隊伍，狄西先生以循規蹈矩的脚步踏過草地。當他跑到課室外時，聲音交相喊他。他轉動他那動人的灰白鬚子。

——現在又怎麼了？他連聽也不聽從逕自吼叫。

——柯克蘭與哈里泰排在同一邊，校長，史蒂芬高聲提醒他。

——麻煩你在我的書房裡稍候，狄西先生說，等我把這裡秩序弄好。

當他小題大作似地跑回操場時，那老年人的聲音嚴厲地喊道：

——什麼事？現在又怎麼了？

在他的周圍，他們的尖銳的聲音在叫喊：他們的各色各樣的身形圍攏着他，燦爛的陽光漂白了他那染色染得不當的頭。

——書房裡有一般老朽之煙臭氣，加上內中椅子的灰褐色皮套經磨損後的味道。一如第一天當他與我在此間討價還價之時。當初與現在正是一般模樣，小櫥上，是裝着史都華特時代的古銅幣的淺盤，一掛

劣幣古董：永遠如是。十二門徒蹲伏在褪色的紫絲絨氈子套裡，向所有的異教徒宣揚：世界無末日之後。

一陣急忙的腳步踏過石的門廊並跨在走廊裡，吹起他那稀少的鬍鬚，狄西先生在桌旁停下。

——第一件事，我們算點小賬，他說。

他從外衣裡取出一本帶皮包裝的記事簿。它拍地一聲打開，他從中拿出兩張鈔票，每張鎊半。

——第二件事，他說，合上皮帶，把記事簿收起。

現在輪到他的藏金寶。史蒂芬不安的手摸過堆在冷石臼上的貝殼：蛾螺與銅幣，印度與非洲的貨幣（貝殼）與豹形貝殼：這個，有如阿刺伯酋長的頭巾，這個，是聖詹斯海扇貝殼襟章。一個老香客的寶藏，死的珠寶，空洞的貝殼。

一枚銅板，光亮而新，倒在柔軟的桌布上。

——第三件事，狄西先生說，將手裡的儲蓄箱轉來轉去。這些都是最稱手的事物，看到麼。這是鎊。這是先令，便士，兩個半先令。這是五先令，看到麼。

他挑出其中的兩枚五先令與兩先令。

——三鎊十二，他說，我想這數目是對的。

——校長，謝謝你，史蒂芬說，不好意思地匆忙地把錢收了，全部放在一個褲袋裡。

——不必謝，狄西先生說。那是你心血賺來。

史蒂芬的手，恢復自由，再去摸那些空洞的貝殼。（它們）也是美麗權力的象徵。我袋子裡的一撮。沾上貪婪與吝嗇的象徵。

——別那樣帶着，狄西先生說。你會把它抽出來而後失掉它。你只需買一個像這樣子的傢伙。你會覺得它們得心應乎。

找話回答。

——我的常常是空的，史蒂芬回答。

同一間房間，同一鐘點，同樣的道理：而我依然故我。如今已有三次。這裡有三支繩綁住我。唔，我此時此地可以解脫，只要我願意。

——因為你不儲蓄，狄西先生說，以手指示意，因此你還不曉得金錢的用處。金錢是權力，只要你

活得像我這麼長（你就會明白）。明白，我明白。就是年輕不明白。莎士比亞是怎麼說的？只把錢放在你的錢袋裡。

——是艾亞哥說的，史蒂芬低聲糾正。

他把眼光從那些無所事事的貝殼移去迎接老頭子的眼光。

——他懂得什麼是金錢，狄西先生說。他掙錢，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英國人。你知道英國人感到光彩的是什麼？你知道打從一個英國人的口中聽到的最驕傲的話是什麼？

——海的統治者。他的冷如海的眼睛望那空蕩的海灣，是歷史之咎；對我，對我的藝術，不足為恨

——那話是，史蒂芬說，他的帝國上空的太陽永遠不墜。

那裡話！狄西先生叫道。這不是英國人說的。一個法國籍居爾特人說的。他以拇指甲敲他的儲蓄箱

——我會告訴你，他正色地說，他（英國人）最感到驕傲的大話是什麼。我的賬由我付。好人，好人。

——我的賬由我付。我一生中從不借一個銅板。你能體味麼？我不欠人什麼。你能辦到麼？

慕禮剛，九鎊，三雙短襪，一雙粗鞋，領帶。達古蘭，十個基尼。麥蒞，一個基尼，卡辛斯，十先令，卜雷諾斯，半個基尼，柯勒三個基尼，麥克南夫人，五個星期膳宿費，我身上的這一撮無濟於事。

——目前，我不能，史蒂芬回答。

狄西先生笑得很開心，把儲蓄箱放回原處。

——我知道你不能，他得意地說。但有一天你總會體味得到。咱們是一個寬大的民族，但我們必須公正。

我怕那些大字眼，史蒂芬說，它們弄得咱們如此不樂。

狄西先生正眼朝壁爐架上那個穿格子絨蘇格蘭短裙的大個子男人：阿爾伯愛德華，威爾新太子仰視了一會兒。

——你當我是個老糊塗與老頑固，他的深思的聲音說。打從奧科尼爾時代起，我見過三代世面。我記得那次飢荒。你可知道，橙帶黨（愛爾蘭清教徒政黨）支部在奧科尼爾主張廢除合併，或貴教會的主

教們斥他爲政客之前，便煽動要取消合併，你們這些民族主義者忘了一些東西。

光榮的，虔誠的與不朽的記憶。在阿瑪的鑽石支部，吊滿天主教徒的屍首。圍主契約粗暴與全副武裝。黑色北部與清一色聖經。南方佬躺下（北愛爾蘭人嘲南部愛爾蘭人之歌——譯者）。

史蒂芬作了一項簡單的手勢。

——我體內也有造反血液，狄西先生說。它處於正軸部位。但我是投贊成合併票的約翰布列渥爵士的後裔。我們都是愛爾蘭人，全是王的子孫。

——哎呀，史蒂芬慨嘆說。

依循正路，狄西先生說，便是他的座右銘。他投了這樣的票，穿上他的長統靴，他爲此騎馬從陶恩的阿德斯到都柏林去。

拉得兒拉得兒啦

誇過崎嶇道路到都柏林。

一個穿長統靴的乖戾鄉紳在馬背上。下雨天，約翰爵士。下雨天，大人……躑……躑，一雙長統靴叮叮噹噹從容到都柏林。拉得兒拉得兒啦，拉得兒拉得兒啦得兒拉地。

——這使我想起了，狄西先生說。狄達魯先生，勞你幫我一個忙，向你的一些文化界朋友討個人情。我這裡有封信給報館。請坐一下子，我只差結尾沒抄完。

他走到窗旁桌子邊坐下，在他的椅子上，他兩度拉直身子，唸打字機圖樣上那張紙中的一些字眼。——請坐。對不起，他轉回頭說，根據常理等等。

在參差不齊的眉毛下，他俯視着他肘旁的手稿，喃喃自語，開始慢慢地以指揮打字機的硬按鈕，每當將圖樣捲上來擦掉錯字時，在不時吹氣。

在這位令人起敬的老頭子之前，史蒂芬默然坐着。在牆上，掛滿了加框、已成昨日黃花的馬匹馴服的各種形態，他們的溫馴的頭吊在半空：哈斯丁的頑抗，威斯敏大特公爵的千里駒，貝福公爵錫蘭，一八六六年，巴黎大賽馬。着魔似的騎師騎在牠們的背上，等着信號。他看過牠們的神速，爲英王的旗幟爭先，並隨着已成爲陳跡了的觀衆們的歡呼而歡呼。

——句點，狄西先生吩咐打字機的鍵子，但對此重大問題之及時論述……。

克蘭利勸我致富的捷徑就在此，在那些染滿污泥的群馬中，在馬場收注人的呼喊裡，在餐室的煙霧裡，在泥濘之上。美叛徒賭舍對等，馬場上十對一。離開馬蹄、騎師的帽子與外套之後，我們匆忙走過擲骰子者與耍隱豆戲法者的身邊，走過那橫肉滿臉的婦人——一個屠夫的太太的身邊，她飢渴似地拼命聞她的橙色丁香。

孩子操場傳來緊張的尖叫與嗚嗚的哨子。

再來：進門得一分。我現在置身他們的行列，在一場混戰中，加入戰團，生命戰鬥。你說的是那個膝頭內彎看來有點腹疾的母親的乖兒子？許多戰鬥。亂世反覆，衝擊復衝擊。戰鬥，泥濘與戰鬥的吶喊，被屠殺者冰凍了死亡口沫，矛槍槍尖沾人的血淋淋肝胆時的一聲呼叫。

——現在好了，狄西先生說，站起身來。

他跑到桌子邊，將他打好的信以夾釘釘起來。史帶芬起身。

——我已長文縮短，狄西先生說。內容與牛的口脚疾有關。你不妨看看。對這個問題，當不會有異議。

茲冒昧請求貴報賜以寶貴版位刊登。聽天由命，為吾人歷史上司空見慣之事。吾人之牧牛業如是，吾等之一切舊工業亦莫不如是。利物蒲集團操縱嘉爾威港陰謀禍計。歐洲禍患之源。五穀由狹窄溝渠供應。農業部視若無睹，恕不佞引經據典。卡珊往拉，女人禍水；精於妖言惑眾而不得善終。言歸正題。——我不會咬牙爵字吧？狄西先生一面讀一面問史帶芬。（牛）患足口瘟疫。其方日高治氏方。血漿與病原體。治愈之馬成份奇高。牛疫。奧地利南部慕爾史德之皇家之馬。獸醫競相推荐。有亨利布烈克布萊斯氏者。願鄭重荐介。尙希國人能深明大體。是為主要。蒙貴報撥出版位，刊登拙文，謹致謝忱。

——我希望這個會刊出來，讀者會讀它，狄西先生說。等到下一回瘟疫發生時，他們要下令禁止愛爾蘭牛隻入口了。這種牛疫是可醫的。且是既成事實。我的堂弟布烈克布萊斯寫信給我，說是奧地利的牛醫生們常碰到這種牛疫並且把它治好。他們願前來此間効勞。我正設法游說農業部裡的有權勢者。現在我要（在報上）鼓吹一番。我到處碰到困難，碰到……陰謀……碰到……後台勢力，碰到……他翹起食指，無力地擊在室中，然後說。

——狄達魯斯，記住我的話，他說。英國正落在猶太人之手。所有的高位：她的金融，她的報業。

他們是一個國家沒落的徵兆。不管他們在那裡聚集，他們都把那個國家的精力吃光。這些年來，我目睹此事的發生。正如當我們現在站在這裡時，猶太商人早已在進行他們的破壞工作了。老英國在垂死中。他迅速走開，當他們雙眼經過一條紅日的光柱之後，它們變得一片迷濛。他的臉轉來轉來，最後往後轉。

——垂死之中，他說，即使如今尙未斷氣。

那妓女的叫聲滿街跑。

爲老英國送給的的床蓆將編好。

他的雙眼睜大，直瞪着使他停步了的那柱陽光。

——一個商人，史蒂芬說，原是一個以低價買入以高價賣出的人，不管他是猶太還是非猶太，是麼？

——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狄西先生說。你可以看得見他們眼裡的黑，這便是他們之所以至今仍是世界浪人的原因。

在巴黎股票交易所的石級上，黃金膚色的男人們以戴滿珠石的手指盤股行情。喧嘩有如羣雞亂嘶。他們高聲密集，不修邊幅，他們的頭，在編織得不精緻的帽子下大動腦筋。這些全不屬於他們；這些衣服，這番話，這些表情。他們那些大而濕滯的眼睛掩飾了那些話語，那些急切而無惡意的表情，但他們心裡明白怨恨攏着他們，明知他們的熱望將屬徒然。費心機囤積居奇，時間到頭來總會把一切化爲烏有。有如一批貨囤積在路邊：掠奪過來，然後繼續上路。他們的眼睛見過無數流浪年頭，一如病人曉得血肉之軀的不可靠。

——世上又有誰不是浪人？史蒂芬問。

——你說什麼，狄西先生問。

他向前走一走，在桌旁站住。他的下顎遲疑地斜斜張開。難道這便是老年的智慧？他等着聽我答話。

——歷史，史蒂芬說，正是我想法子擺脫的夢魔。

操場傳來孩子們的一陣吶喊，一聲哨子：得分。要是那夢魔給你一個反擊，如何？

——造物主的做法與我們的做法不同，狄西先生說。所有的歷史都走向一個偉大的目標，對主的印

証。

史蒂芬把姆指翹向窗口，說：

——那就是主。

好啊，哎，好啊！

——什麼？狄西先生問。

——街上的一聲吶喊，史蒂芬回答，聳聳肩膀。

狄西先生俯望，把鼻子的兩翼捻在手指之間一陣子。等到抬起頭來，方將鼻子放鬆。

——我比你快樂，他說。他們犯過許多錯誤與罪惡，一個女人把罪惡帶進世界，——孟尼勒斯的妻子，使希臘人向特洛艾宣戰十年的那個女人正是最好的例子。一個不貞的女人——麥慕拉夫的妻子和她的奸夫，布里尼太子首先把外人帶上我們的海岸。害巴尼爾沒落的也是婦人一個。我犯過許多錯失，遭遇過許多失敗，但却沒有犯過那一樣罪惡。我是一個在我的垂暮之年的戰鬥者。但我決定為正義而戰鬥到底。

因為北愛爾蘭必定出擊。

北愛爾蘭也必定得直。

史蒂芬高揚手中的信。

——校長，就這麼辦吧？他說。

——我料得到，你不會久呆此間，幹這種工作。我想你並非一個天生的教員。也許我看錯了。

——說我是學生比較適宜，史蒂芬說。

而在這裡，你又能學到什麼？

狄西先生搖搖頭。

——誰曉得？他說。做學生必須謙虛。但生命是位偉大的導師。

史蒂芬再度搖手裡的信紙使之沙沙作聲。

——關於這個，他說。

——哦，狄西先生說，裡頭有兩個副本。但願你能設法使它們馬上發表。

電訊報。愛爾蘭農務報。

——我將盡力，史蒂芬說，明天我會通知你。我與兩位編輯有數面之緣。

——這就好辦了，狄西先生高興地說。昨晚我會寫信給議員菲爾德先生。今天，牛商公會今天在安士市旅店開會。我請求他在會中提出我的信。請你設法將它交給你所說的那兩家報章。它們是什麼報？

——電訊晚報……

——很好，狄西先生說。時間不多了。我得答覆我堂兄弟的信。

——再會，校長，史蒂芬朝着他垂着的背部說。

他沿着門廊，走入樹底下的碎石小道，聽到操場傳來的叫喊與球棍撞擊的聲音。當他穿過大門時，雙獅正伏在門柱之上；無齒之恐怖。但我仍然將在他的戰鬥中助他一臂。募禮日將給我按一個新的譯號：與牛爲友的詩人。

——狄達魯斯先生！

（他）從後面追來。但願不再有信。

——請等一等。

——什麼事，校長，史蒂芬問，在門口處轉過身來。

狄西先生止步，拼命喘氣。

——我只想告訴你，他說。據說愛爾蘭是唯一從未迫害過猶太人的國家。你知道這點麼？沒有迫害，你知道爲什麼？

他在神色凝重地皺眉頭。

——爲什麼，校長？史蒂芬問，開始微笑。

——因爲愛爾蘭從不准他們進來，狄西先生正色地說。

帶着咳的笑聲從他的喉嚨裡跳出？緊跟在後頭的是連串涎痰咕魯作响。他急轉回身子，咳着笑着，他的高舉的雙臂向空揮動。

——愛爾蘭從來不准他們進來，當他的方步踩過碎石小道時，他邊笑邊叫。這就是爲什麼。在他那變智慧的肩膀上，陽光透過交錯的葉子，把小金箔跳動的銅盾，投於其上。



詹姆斯·喬哀思畫像

牧矜奴作

■在這一期的封面，我們刊出了夕羊的一幅鑲版畫——「莎士比亞」。下筆介紹夕羊，雖然態度很是謹慎，但即使三幾個字，也像是幾片打着高僧常掩的柴門的葉子，對夕羊來說仍然是一件煩惱的事，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是不說的。聽慣了兩個手掌發出掌聲，在聽到一個手掌的掌聲以後，我們除了欣喜，除了去接近他的作品，確是沒甚麼好說的。「自傲一羈休示衆，恐將冰炭置人腸」，這是詩人黃仲則，也是畫家夕羊。「我甚麼都不要」，這是契訶夫，也是夕羊。一顆星的光芒因我們的眼識而有了形狀以後，它已經經歷了漫漫長途。

■「尼金斯基日記」刊出最後一部份「感覺」。配合刊出的，有譯者的「關於尼金斯基」一篇簡略生平介紹文字，和郝毅民醫生的一篇帶有診斷性的單行本序文「序中譯尼金斯基日記」。郝醫生除了豐富的專門知識以外，對文史也有很深的修養，他的序，將給日記的

出版增色不少。「尼金斯基日記」是「蕉風文叢」的第一本，將於近日出版。

■完顏藉譯的「尤里西斯」本期續上，自「尤里西斯」的譯文在本刊刊出後，各方面都重視這本名著的第一次的華文翻譯工作。

■尤妹是一個新的名字，我們很久已看不到這樣灑脫的散文了，如果這是作者的第一篇創作，那麼，他以後的表現，是可以期待的。

■「談近期的蕉風」，是一篇轉載稿，原文刊於檳城光華日報和香港的一家日報，本刊的讀者和作者不一定能讀到原文，所以我們加以轉載。蕉風改版後一年多以來，我們只是默默地努力，外界的評論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我們都謝謝。我們不會為一注讚許的目光而欣喜忘形，也不會因一句責備而灰心頹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對一個作者是這樣，對一份刊物的編輯也是這樣。我們得說，編輯室的全仁永遠不會滿足於現有的工作表現，我們永遠是張開眼睛、放開心靈來工作的。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